



MG  
D751208  
13  
2

# 論 評 俄 蘇



俄國之歧路

共產主義乎？  
自由主義乎？

AT THE CROSSROADS



3 2168 9492 7

## 第二版自序

蘇俄事情之明確認識，吾國思想方向轉移之大關鍵也，俄之生計政策，能消滅階級耶，抑導俄民於饑寒耶？俄在大戰前爲穀物輸出國，何以今乃乞糧於加奈大耶？俄之一黨專政，已垂十載，何以今反對派崛起，雖流戍於冰天雪地之西伯利亞而不悔，其言論自由爲人生不可少之條件耶，其異黨相待爲政治上不容已之基礎耶？凡此類者，皆吾國人所應深思而熟鑒之者。著者稍識外情，尤注意蘇俄政况，以爲蘇俄政之殘酷，吾國人應無豔羨而效法之者，緣是數年前於俄事內容，少所論列，國內之宣傳俄事者，更不屑與較，孰知卽此鑄成大錯，而共產黨猖獗於國中矣。爲自贖前愆，以所知俄事，普告國人，

( 1 )

15260

748.18  
123

值此再版之期，於蘇俄政治部權力之強大，反對派之經過，蓋有所見，爰爲增訂四章，舊有『紅色恐怖之再現』『托氏綠氏開除黨籍』兩章刪去之，望國人因俄事之教訓，尋繹其當然之結論，則所以草此書之願，將於是不虛。

一九二九年三月著者識。

## 凡例

一 一九一八年以降旅居歐洲者，皆知蘇俄之制絕無效法之價值，不意共產運動能占勢力於吾國。此書之作，所以證俄實情與其海外宣傳之言，完全相反。

二 下筆之前，參攷外國書籍數十種，擇其重要者列爲參攷書目，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三 研究一國者，不徒攷其條文中之制度，尤在求舞台人物之態度與其相互關係，關於俄事之書，能寫彼此點者殊不可得。意斯德門氏『列甯死後』一書，實爲絕無僅有之作，然其書出版，俄政府即禁意氏不得再入俄國，可以知俄當局之諱莫如深爲何如。

「內訌」一篇，雖寥寥數千字，經數月之久，鉤稽羣書而後成，亦鄭重立言之意，不敢對於俄國妄爲臆測之詞。

#### 四

俄人之甘爲世界人類犧牲，非不可敬，然其所付代價，不免太鉅。故著者不敢以美術家贊賞之態度對待俄國，亦望吾國人勿以國事之重，作爲俄國政治化學室之試驗品。總之研究外事者日多，則生吞活剝之模倣其日少乎。

松坡起義紀念日著者識

# 目錄

插畫 俄國之歧路

## 第二版自序

第一 俄國革命前之思想變遷

一 國民性 二 思想變遷

第二 十一月革命

一 共產黨之由來 二 十一月革命及俄共產黨成功之原因

第三 紅軍

一 紅軍之編成 二 紅軍之戰績

第四 俄憲之虛偽

- 第五 無產專政中之專政
  - 第六 新生計政策之前因後果
    - 一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
    - 二 新生計政策時代
    - 三 結論
  - 第七 蘇俄之財政幣制
  - 第八 俄國之東方政策
  - 第九 托勞孳幾口中之吾國革命
  - 第十 俄共產黨之內訌
    - 一 列甯病中之政局
    - 二 托勞孳基之排斥
    - 三 斯達林  
多數派與反對派對峙
  - 第十一 俄共產黨處置新反對派之經過
  - 第十二 俄政治前途之危機
- 附錄一 剪刀問題圖

附錄二 蘇俄蘇維埃會議人數圖

附錄三 蘇聯政治機關及共產黨黨部與二者之關係圖

附錄四 蘇聯各聯邦及自主省圖

附錄五 德人俞哥氏著『俄國生計狀態及共產黨危機』

參考書目

世界室主人著

蘇  
俄  
評  
論

# 俄國革命前之思想變遷

## 第一 國民性

托爾斯泰之小說「復活」，記俄青年貴族狄米脫里愛其南俄姨母家之侍女哥次卡氏，時往田間，視女耕作，並坐草車上，笑語食菓以爲樂。俄貴族例入俄皇衛隊，狄氏及期將離南俄，與哥次卡氏互易其頸間十字架，行耶教默禱禮，訂偕老盟而別。哥里米戰起，米氏從軍，道出南俄，嘗一宿姨母家，乘夜入哥次卡室，翌早聞軍樂聲，倉卒行，哥氏自此孕矣。事爲姨母所察，哥氏被逐，忽讀狄氏電云，某日過境，哥氏狂喜迎之，值大雨，衣履淋濕，車外望見狄氏方狹妓飲酒，揚聲呼之，狄氏下簾不令見。哥氏無以爲生，因出入酒

家侍酒，酒家某氏謀害富商，哥氏同陟嫌疑，判徒刑，流於西伯利亞。狄氏適在陪審之列，力爲辯證，卒不爲衆所納，繼而頓自悔悟，女所以墜入非人之境者，皆己身之罪，遂棄俄都產業，乘囚車，隨哥氏往戍所，既達車站，復步行水天雪地中，哥氏疾作，爲拖雪車三日，終懇俄皇赦罪，欲踐前盟，而哥氏竟拒絕之云。竊讀此而發見俄人之國民性焉。一曰情感銳刻，哥氏所以陷入網羅者，自身亦不得辭其咎，而狄氏自責之深，不徒惜哥氏之沉淪，抑亦悔自己之無行，非其情操純潔，感覺深切，心靈上何克臻此境界。二曰思想極端，當狄氏挾妓飲酒之時，心目中豈復稍存人道，一旦悔悟，痛自改過，而猶以爲未足，入冰雪窟，圖贖前愆，蓋善惡兩念交戰於中，非走極端，則心中有所不快，猶自鳴鐘之擺，既向極左，非同至右不止矣，可知補綴罅漏，期於積漸而致者，非俄人心理所常有焉。三曰

果於犧牲，民族之在青年時代者，能爲率直之情所驅遣，絕不計較利害，狄氏自悔過之後，辭富就貧，辭甘就苦，棄其祖宗遺產，甘心受世人非笑，妻一陷入囹圄之賣淫婦，此惟強於是非之辨，不參以利害毀譽之念者而後能之。此三者，俄國之國民性，而托氏所以記狄氏者，可以爲其象徵矣。

狄氏因其一夕之歡，成此終身之恨。然社會制度之黑暗，激人反動，而求有以改革之者，與狄氏之自贖於哥氏何殊乎。一爲個人對個人之罪過，一爲個人對社會之罪過，其以外界之不平，引爲吾身之責任一而已。聞千八百八九十年前後，俄國大學學生聽講馬克思資本論，大悟資本主義之非，有爲富家翁之子女者，不忍再受此自貧民血汗所造成之資金，自絕於其父母，至於不能自存而爲乞丐，或往外省作小學教員以貧苦終身者。及一九〇六與一九〇七年，反動潮

流日盛，距社會革命之成日遠，俄學生咸憤無以自拔於此掠奪與剝餘價值之生活，於是甘心自殺，甲之欲自盡者，令乙殺之，乙之欲自盡者，令丙殺之，俄大學中致發起樂生同盟 (League of Life) 以救之，嗚呼世界各國，孰不譚社會改造，然其引爲己責，至於自絕於父母，自戕其生命，實亘古所未聞，非俄人之情感銳刻，思想極端，與夫果於犧牲者，何能有此現象乎，蓋其於社會之不平，認爲鉅創深痛，求所以解放之者，若餓渴之不容已於飲食，及求之不得，雖殺身而無怨，其性情之急切何如乎？思想之闊大何如乎？於天下事不認其有可能與不可能之界者何如乎？

俄人此種性質之由來，其爲天生耶，其屬環境耶。俄立國歐亞之間，自大彼得以來，始採西歐制度，改造其素立於韃靼治下之國俗，然國際關係雖與歐近，而制度向不脫專制之風。一日教會，俄希

臘教之膠固，較天主教爲尤甚，教主列席國務會議，監督一切文化事項，因此政教不分，新舊思想時相衝突，此俄人所認爲壓迫，而急求解放者一也。曰農奴，俄之舊俗，農工爲大地主之奴隸，附屬於土地，如生畜之可買賣而易主；及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放奴爲民者千五百萬人，然自亞歷山大二世迄於斯吐歷賓內閣，所以改良土地制度者，向爲人所不滿，以奴雖放，而土地尙不得歸於人民私有，此俄人所認爲壓迫，而急求解放者二也。曰君主專制，歐洲所謂憲法，所謂議會，所謂地方自治，所謂責任內閣，在俄絕無所聞。亞歷山大二世，嘗稍行地方自治之制，正籌頒布憲法，忽爲虛無黨所殺，直待一九〇五年，尼古拉二世，始召集國會，然未合於西歐議會政治與政黨內閣之制也；至於人民之言論自由，身體安全，以視歐洲，更遠不及，此俄人所認爲壓迫，而急求解放者三也。自工業輸入，資本

集中，前三者之外，更多一重資本壓迫之感覺，人民希望於政府者尤奢，而政府所以應之者尤難。於是其心理上生一種變態，以爲非澈底解決，永無挽救之途，虛無主義也，無政府主義也，相繼而起，凡以其痛恨舊狀，乃迫而出此否認一切之態度，是之謂革命，是之謂澈底的革命。抑更有一特點焉，俄人居廣大之國土，北屆北冰洋，南臨沙漠，東西之長，各國罕見，因此地理上之廣大無邊，而生心靈上之廣大無邊，某事可行與不可行，某事可能與不可能，彼等絕不認此界限，但以其認爲當然者從而肯定之，此又社會革命世界革命之夢想，他國人所不敢昌言，而俄人言之而不慚者，誠以其解放本國解放世界之心，較人深切，初未可僅以放言高論目之也。

## 第二 思想變遷

俄國思想大祇視歐西爲轉移。自大彼得時，俄人始受歐洲啓蒙

時代學說之影響，年紀久遠，不必論矣，但取近百年來思想之變遷，表而出之如左：

第一 一八三〇年左右，黑智爾之研究極盛時代。

第二 八四〇至五〇年，黑智爾左派勝利，實證主義唯物主義流行時代。

第三 一八五〇年後，虛無主義全盛時代。

第四 一八六〇年後，馬克斯主義由鼓吹而實行時代。

第一 一八三〇年前後，俄國思想界以黑智爾爲中心，如歷史哲學家吉利傑夫司克氏 (Kirejewski 1806-1856) 言論家海爾貞氏 (Herzen 1812-1876) 批評家皮傑林司克氏 (Bielinski) 及無政府黨拔枯甯氏 (Bakunin 1814-1876) 等立言，均出黑氏出發，其屬於斯拉夫派之吉利傑夫司克氏，以黑氏方法論斯拉夫人種之歷史，其屬於歐化派與革命派之海爾貞氏與拔枯

甯氏，以黑氏主張變化之說，足以繫人羣將來之望，故爲之傳播，其他大學教授如斯屈拉周氏 (Straehow 1828-1896) 西塞林氏，(Cizerin 1808-1904)或自論理學，或自人羣進化論以研究黑智爾者，不可以數計，故曰以黑智爾爲中心也。

第二 黑智爾學說，推尊國家，以國家爲理性之表現，其說施之秩序井然之普魯士，或可得人信仰，俄人方日矢其與汝偕亡之決心，其不能終爲黑氏折服，顯然矣。德國內之黑智爾派裂爲二，左派之福耶拔哈占勝，其影響之及於俄者，惟物主義實證主義與經驗的批判主義一時稱盛，而馬克思之惟物史觀，亦隨之而起。始也俄政府以惟物主義爲邪說，教授宰爾尼雪夫司克氏 (Czerwinski)之書主張此說者，流於西伯利亞矣，其後實證主義起而代之，若教授賴羅氏 (Lawrow 1825-1900) 米却羅夫斯克氏 (Michajowski 1842-1904) 飛律漢夫氏 (Filipow

1859-1903)皆主張拋棄形上之說，以人類所能經驗者爲限，所以解釋心靈者，亦曰心理現象依生理現象爲轉移。蓋此種學說所以風行者，一則以人事爲主，不及於渺茫難知之神道設教，二則神道設教之舊說，習之已熟，舉不足以挽回浩劫，故舍舊謀新之念乃至切矣。

第三 俄虛無主義者之哲學，爲實證哲學。其意謂依孔德之言，宗教與形上兩時代既已過去，所以代之者，應爲實證哲學，爲科學。彼等於舊習，一概否認，欲根據科學，以改造今後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面之制度，曰以科學代宗教，曰以自由戀愛代家庭，曰以集產代私產，曰以自由公盟之聯合代中央集權。然虛無主義之始生也，以大學學生之信仰爲最盛，所爭尤在禮俗之末，男髮之本短者長之，女髮之本長者短之，服色異乎常人，譁吐敢言人所不敢言，於是社會羣以怪物目之，而丟格逆甫氏 (Turgenev) 於父與子一書中，所以有虛無黨之

名，所以譏之而已。一八五〇年以降，虛無主義者更形成一種標類，(Type)由圖圖的反對，走入確定的途徑，是爲革命的無政府主義，拔苦情氏納采夫氏克虜巴德金氏其代表也。彼等反對一切權力，若自上而下之立法，與一人獨享他人所無之特權，皆在鏟除之列。人類當服從者，惟有天然法，此法也發於人類之本性，不待外力之強迫而自遵守，既順人類自然之性，斯爲自由之人類，而一切政治組織與夫行政立法可以消滅矣。彼等所以實行其政策者，始爲鼓勵農工，彼等自易裝爲工爲農爲教師，以宣傳其政策，及政府仇視過甚，乃報之以暗殺，一八七八，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三年中各地總督死者三人，一八八一年而亞歷山大二世遇難。聞有爲之統計者，自一八八一年七月一日至一八八八年一月一日間，有關於虛無黨之案件壹千五百，其有關係之人數三千零四十六人云。

第四 讀虛無主義之理論，可謂其早爲馬克斯主義開其先河矣。其反對俄現狀而圖推翻之，兩方同也；其爲人民爭自由平等之旨，兩方同也；其以實證與唯物主義爲哲學基礎，兩方同也。所異者馬氏之書，視拔苦甯更爲深刻，其論人羣變化之理曰：惟物史觀，以生產方法爲主因，以政治道德風俗學術爲附庸；曰剩餘價值，以爲價值之源在於勞力；曰階級戰爭，以爲貧富兩方之衝突絕無相容餘地。此三者之中第三說尤與俄國革命的虛無主義者以極大刺激，以彼等昔日但知暗殺個人，至於組織羣衆，以從事改造社會，向未嘗夢見也。於是於虛無黨之固有理論外，更輔以馬氏之實行方案，而俄國之革命方向爲之一變。第一，認定今後之政爭在於勞資兩階級，有所謂那羅狄幾都派 (Narodnikum) 與馬克斯主義之爭，前者謂俄之進化，可不必經由資本主義，後者反對之，謂此乃自然趨勢，無可逃避。(詳見徐

諾維埃夫俄國共產黨史）第二認定改造社會，不在暗殺個人，馬克斯主義者之言曰，吾等非反對刀鎗，非反對恐怖，然以爲殺一二政界要人，無裨國事，不如指導羣衆組織羣衆，而後舉革命之實也。第三曰無產者之宰制權，謂俄之今後革命，不與他階級合作，惟以工人爲主體，此說自伯蘭香納孚（Plekhanov）倡之，列甯繼之，迄於一九〇三年，俄共產黨倫敦大會之討論，而益顯著矣。

俄初期之共產黨，受馬氏影響，持論之極端如是，衡諸西方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初成，迥不相侔，與英之菲賓社，尤不可同日而語，非僅恃選舉與言論，唱導財產公有之旨，以轉移人心也，實欲於旦夕之間，推翻政府，以大慰其百年來宗教上政治上生計上大解放之渴望也，識者窺此，固知俄禍一旦爆發，將有不可收拾者矣。

## 十一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前世界上孰知有所謂鮑雪維幾黨，有所謂蘇維埃，有所謂無產專政哉。以少數爲勞動者吐氣之書生，聚譚密室，竄逐海外，求開會求印書報而不可得者，乃積數十年之功，倒皇政，握全俄大權，今已立國十餘載，世人視之若洪水猛獸矣。其思想行動之自來，能不令人深思而熟攷哉。

### 第一 俄共產黨之由來

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在位，（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二年）俄虛無主義與馬克斯主義交替之年也。虛無主義之信徒，恃其暗殺手段，置人死地，期去專制而卽自由，行之二三十年，成效不覩。乃有馬克

斯主義之輸入，俄人讀馬氏書，而思想爲之銳變，轉而以革命之責，屬望工農兩階級。一八六二年土地與自由社成立，一八八三年勞動解放社成立，所謂智識階級者大抵坂依馬氏，以組織羣衆爲改造俄國之準備，一八九二年社會民主勞動黨，以秘密結社之形式，開大會於敏司克，(Minsk)選舉中央委員會，由斯脫羅夫氏 (Struve) 起草黨綱宣言，此卽今日共產黨之前身也。茲記其成立以來之大事繼之以說明。

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開第一次全黨大會於敏司克。

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全黨大會開會於比京及倫敦，因討論黨章問題，分爲鮑雪維幾及孟雪維幾兩派。

一九〇五年鮑雪維幾派開第三次大會於倫敦同時孟雪維幾開會於日內瓦，討論黨略問題。

一九〇六年開第四次大會於瑞典京城，兩派復合爲一。

一九〇七年開第五次大會於倫敦。

一九〇七年迄一九一七年，全黨大會停止，僅有普通會議五次，

曰一九〇七年會議，曰一九〇八年巴黎會議，曰一九一二年翰勒格會議，曰一九一四年比京調和會議，曰一九一五年瑞京反對歐戰會議。

十餘年間，黨內孟雪維幾與鮑雪維兩派主張之異同，實伏有後來革命之途徑，一九〇三年大會，關於黨內組織問題之討論，其表面字句孟派曰以承認黨綱者爲會員，鮑派曰以積極參加地方組織者爲會員，其實際之爭，一主黨權集中，而一反之也。列甯輩之意，俄非立憲國，無議會政治之保障，除黨員絕對服從外，黨務無進展之望，責諸黨員者尤切，則投機者自不樂於入黨，而黨之組織易於嚴密，號令易於執行。反之孟派之馬托孚 (Martow) 氏曰，全黨之思想行動，

獨由中央幹部主之，雖至微末之事，由幹部決定，而黨員服從之，是爲社會民主黨之所應出乎。列甯之議卒通過，全黨裂爲二派，一爲多數派，卽鮑雪維幾，一爲少數派，卽孟雪維幾。

此兩派之所以分，亦其救國方針之不同也。孟派以爲革命有一定順序，四民平等之民主，實爲當然之政體，俄工業之發達，遠不如西歐，特少數學生工人爲憑藉，以階級戰爭達於社會革命，必不可得焉。鮑派之主張反之，謂未來革命之領袖，屬諸勞動者，故其政體，應爲無產階級之專政。因此而雙方之策略隨之以異，孟派以爲國中之民主派自由派或其他社會黨，無不可與合作，列甯輩以爲應以工人爲主體，強迫他黨加入革命運動中。自一九〇三年分裂後，調停之舉，時發生於兩派間，雖時合時離，卒未能冶於一爐也。

兩派討論進行方略之際，日俄戰起，俄大敗，皇室威信墜地，平

和派要求政府頒憲法開國會，激烈派如社會民主勞動黨欲以罷工與暴動推翻政府，尼古拉二世迫於環境，卒有召集圖麥（俄國會）之詔旨，全國人民屬目立憲事業而孟派鮑派亦自知暴動之不易且夕集事矣。社會民主勞動黨以一九零六年瑞典京城之會議，暫時復合，轉而討議對於圖麥之應否參加。第一次之圖麥，兩派採杯葛政策，黨員獲選者十五人，僅以無所屬之名義出席。第二次之圖麥，孟派正式參加，選出議員之數六十九人。此兩次圖麥均以責任政府問題之爭，開會不數月，即復解散，政府乃大改選舉法，重行選舉，第三次之議員，較前馴柔特甚，繼續行使其職權者六年之久。（自一九零七至一九一二年）此六年中，俄之君主立憲政治，漸趨鞏固，勞動界對於鮑孟派之信用大減，雖以列寧之頑強，亦不得不屈服於參加圖麥之說，然外既無功，內爭益劇，不外兩派疇昔態度之異，一主暴動，一

主法軌內之活動而已。

歐戰既開，對外一致之說，乘時而起。孟派之一部，變而爲社會愛國黨，列甯輩持其反對祖國防衛之說，宣傳非戰主義於瑞士等處，且以改變外戰爲內戰之說，鼓動各國勞動階級。

## 第二 十一月革命及俄共產黨成功之原因

戰敗之後，革命隨之，爲各國政史之通例，况俄皇室之不爲人民所愛戴哉。歐戰之始，德將與登堡大敗俄兵於坦能堡，不一載間，波蘭全境，又盡爲德有，其對外之不競也若此，人民府怨於皇室，責其治兵理財之不力。一九一五年八月圖麥中，除極左之社會民主勞動黨與極右之君主黨外，一致提出改革案，曰選舉權擴張，曰責任內閣，曰俄皇置之不理，反從而壓制之。一九一六年之冬，外之數百萬軍隊，缺乏子彈，委棄於敵，內之彼得堡人民，求食不得，聚衆滋

事。及翌年二月，先以民變，繼以兵變，圖麥奉令解散，而自宣告爲主權機關，前敵軍隊亦請改國體，於是俄皇尼古拉二世卒退位，而羅伏孚之臨時政府成立。

自俄皇退位迄於十一月，俄政府之總理二人，一曰羅伏孚一曰克命司幾。二氏之主張，曰民主政治，曰憲法會議，曰與協商國繼續戰爭，其政策之大綱也。時則勞動會議（蘇維埃）農人會議兵士會議，紛起於國中，不滿於羅伏孚輩之政策，而要求澈底的社會革命。四月德國參謀部爲促進俄內亂，護送列甯自瑞入俄京，彼與鮑派同志之主張，曰立時休戰議和，曰土地分諸農民，曰蘇維埃管理工業，曰無產階級獨裁。此兩派之爭執，集中於惟一問題，曰憲法會議與蘇維埃，蓋此點之解決，卽爲鮑派與非鮑派之消長矣。

俄自革命之始，名以臨時政府爲主體，實則並肩而立者，有所謂

彼德堡兵工會議，交戰問題也，民治基礎也，時有所提議於政府，政府不得已依所指示者而宣佈之，叛將尼哥羅夫事變以前，政府與兵工會議之方針尙未歧出也。在苒數月，外面戰事不息，內而憲法會議未集，哥氏復班師入京，政府岌岌不自保。於是兵工會議悚然於克倫司幾政府之無能，而輿論漸傾於極端之鮑派。九月之末，彼德堡兵工會議中鮑派竟以多數當選，托勞基爲其主席。克倫司幾氏爲挽回全國人心計，嘗於莫司科召集兩次國事大會議，合全國各黨派各職業代表二千五百人於一堂，空言雖多，成效實鮮。十月二十四日彼德堡衛戍兵宣言不再擁護政府，都城大權盡入兵工會議之手。是時（二十五日）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開，會員六百七十五人，鮑派實占多數，舉議和分地諸方針一一宣佈之，復繼以占領衛署逮捕政府要人，不數日間，政府成立，名曰工農政府，其各部長，稱人民委

員，而列甯被選爲主席，所謂十一月革命，至是成功。

列甯輩方針，與克氏迥不相同者，克氏輩明知俄國之無力續戰，而不敢言和，又知憲法會議召集之繁重，而一再提倡不已，悍將窺伺於外，而力不足以制之，徒遷延歲月，一事不舉而已。列甯自返國之始，堅持其工農專政之策，其自身出處，既不入政府，又不附和克氏之國事會議，其所赴以全力者，厥有二事，一曰宣傳政策，二曰勾結軍隊，十月之末，彼德堡軍隊既響應，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鮑派復占多數，皆其定計既早，而持以堅毅之效果也。

臨時政府至革命時期內各大事，分類略記如左。

### 第一 關於政府者

三月俄皇尼古拉二世遜位，羅伏孚內閣成。

五月社會黨五人加入臨時政府。

六月克命司幾爲臨時政府總理。

十一月人民委員會會議成立，列甯爲主席。

### 第二 克命司幾召集之會議

七月克氏就職，宣言召集九月十七日召集憲法會議。

八月莫司科第一次國事會議。

九月莫司科第二次國事會議。

### 第三 蘇維埃及蘇維繼大會

二月彼德堡兵工會議成立。

三月兵工會議宣言停戰議和。

四月兵工會議執行委員會成立。

五月兵工會議執行委員會，贊成社會黨加入臨時政府。

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成立。

八月除鮑派外，兵工會議執行委員會贊成克氏國事會議之召集。

九月兵工會議執行委員會，要求立憲民主黨退出臨時政府。

九月廿四日，彼德堡兵工會議贊助列甯革命計畫。

同月廿五日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成立，鮑派占三四三人。

十一月七日，彼德堡蘇維埃占領首都。

十一月十一日，全俄蘇埃大會，舉列甯爲人民委員會主席。

依上表觀之，俄三月革命後，各政黨風起雲湧，各有其治國大計，然最後勝利終屬十餘年漂零海外之列氏黨者，其故安在哉。俄國之所以爲治者，曰專制，帝政則專制也，農奴尤專制中之專制矣，人民處專制之下，如是其久。列甯輩之主張，就黨而言曰集權，就政體而言曰獨裁，以少數操縱全國，既合民心，又便運用也。列甯

蓋之理想曰階級平等之社會，然其下手之方，最重實際曰武力。十一月發動之際，彼德堡紅衛軍表同情於鮑派者一萬三千人，近處戰綫之陸海軍，贊成鮑派者，波羅的海軍十二萬人，北方戰綫七十七萬中之四十八萬，西方戰綫九十七萬六千中之六十五萬三千人，合莫司科成軍三千與彼德堡二一萬三千人言之，百八十萬人中，屬於鮑派者百二十萬人，惟其恃此武力，故驅克氏如摧枯拉朽耳。土地均分爲俄一般農民之渴望，亞歷山大之世嘗以解放農奴而爲美主，斯士滕賓以土地改革而爲首相，列甯窺其然也，政府朝成，分地之令夕頒，而百分人口中八十五分之農民，乃俯首帖耳矣。抑更有至要之點，一九一七年以降，俄民內苦饑寒，外迫強敵，甯可割地求和，不願再言戰事。克倫司幾盡牽於不單獨議和之說，無以壓人民求和之望。獨列甯輩毅然爲之，雖割地賠款而不惜，及德俄和約既成，轉以宣傳之

術，鼓勵德之革命，此維列甯輩夙抱世界革命之目的者，而後有此出人意外之奇舉。然則列甯輩之所以成功者，可以歸結言之曰，政策合乎民情，手段合乎時勢，重實行，輕空譚，舉世束手無策之際，獨爲人所不敢爲，真革命之健兒世界之怪傑也。

茲錄一九一七年以降俄共產黨之大會年表，以見其進行之一斑。  
一九一七年俄皇倒後，開全俄鮑雪維幾會議，七月終開第六次全黨大會，討論推倒反革命派及結束戰事。

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次鮑雪維幾黨大會，討論對德和約，修正黨綱，并改黨名爲共產黨。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八次大會，討論對於中等農民與紅軍之關係。  
一九二〇年四月，第九次大會，討論電氣化，工會，及協作社問題。

同年九月批准對波蘭和約。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十次大會，決議新生計政策。

同年五月十二月會議，繼續討論第十次大會之方針。

一九二二年二月第十一次大會，決定新生計政策讓步之界限，及

其他生計問題黨務問題。

同年八月會議，討論因新生計政策頒行後資產階級發生之危險。

一九二三年五月第十二次大會，討論新生計政策問題民族問題及

農工檢閱問題。

一九二四年五月第十三次大會。

## 紅軍

讀歐美革命史，而感不絕於心者，何其軍心之出於一，何其軍力之橫溢，不獨平內亂且排外敵耶。英國革命之日，反抗沙利一世者，獨克林威爾之鐵騎軍。美國獨立之日，獨十三州公舉爲總司令之華盛頓軍隊。法國革命之始，惟公安委員會會員加諾氏專司陸軍編練之責。蓋歐美人對於國家之急難，一人爲之倡，全國人卽相與擁戴之，不好與之爭，此其集事之所以易也。克林威爾柄政之時，實英吞併阿爾蘭之年，又嘗戰勝荷蘭，而奪其海權矣。法國既改共和，普與惡之，與之宣戰，加諾氏徵兵七萬餘人，盡逐普與之軍，且進占荷蘭。可知國民情感狂熱之際，精力發揮，不可限量，雖臨以

強敵，不足畏也。吾國歷代易姓之交，每爲外人所侵入者，不可與之同日語矣。

一九一七年之春，俄之兵力疲弊不堪，德與之取彼德堡，若探囊取物耳。共產黨急求自保，乃訂勃蘭司立德夫司之和約。及德奧戰事結束，而各地白軍反抗者繼起；英法美日之干涉者，紛遣軍隊於西伯利亞，亞青格爾，及黑海各地。蘇俄之破碎，至此而極。何圖三載之間，白軍相繼掃蕩，外人干涉者概自撤退。於是蘇俄進而圖域外之競爭，嘗與波蘭戰，又援助土耳其阿富汗與吾國之獨立運動，是俄之革命，不脫歐洲歷史之通例，既廢舊君，且獲對內之統一與對外之勝利。夫俄之政體主義，冒天下之大亂瀆世界之紀綱不必言，而其軍隊之成功，則有足論者，作紅軍記。

## 第一 紅軍之編成

俄共產黨人，最重強力，最重實際，外標反對侵略反對壓迫之旨，而取得政權之次第，要在先握兵柄，彼知之熟矣。

一九一七年，俄革命始成，共產黨主張紅衛軍之必要，以爲非自兵塵二者下手，不能得貧民之武裝，而達於無產專政之制。

同年三月紅衛軍始編練，六月兵數達數千人，八月哥尼勞夫將軍之變起，各廠工人正式訓練，彼德堡工廠七十九家，實行強制操練之制。共產黨革命時，彼德堡紅衛軍一萬三千人，莫司科三千人。

同年六月共產黨召集全俄軍事會議，到會者六十軍隊組織之代表，爲三萬共產軍所選出。

十一月革命之際，除彼德堡紅衛軍一萬三千人外，近處戰線之大多數陸海軍，皆立於共產黨方面。制憲會議選舉之日，贊成共產黨者，波羅的海海軍十二萬人，北方戰線軍隊七十七萬中之四十八萬

人，西方戰線九十七萬六千人中之六十五萬三千人。合莫司科彼德堡之衛戍軍言之，一百八十萬人中，屬於共產黨方面者，一百二十萬人。此爲十一月革命所以成功之大因。

以上爲紅軍成立之始。

一九一八年二月，德俄和約成，德強舊俄軍即日解散，列寧自知無兵之不能立國，乃有創設紅軍之佈告。文曰工農之紅軍，以勞動階級之自覺的組織的分子編成之，此新軍爲民衆的武裝，所以代替舊常備軍，所以保障未來之歐洲社會革命。三月全俄紅軍編成委員會成立，七月實行強制徵兵制，至十一月革命週年紀念時，紅軍之數達三十五萬人。其編制方法，三個大隊成爲聯隊，三個聯隊成爲旅團，三個旅團成爲師團，師部旅部中編入砲兵騎兵及工兵隊。

各國之出兵干涉，以是年爲最烈。七月英軍在北部登岸；捷克

斯拉夫軍侵入烏拉爾及伏爾格；八月日本軍隊在海參威登岸；十一月歐洲西戰場既休戰，英軍入佐治亞及高加索省。

俄國民不忍國家淪於異族，決心與之宣戰，國中設陸軍學校十餘所，托勞季基氏更招致舊軍官，服務於新軍中，於是紅軍之聲勢益大。錄其軍隊數字之一節如下：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一九一九年一月

大隊三百個

大隊四百七十個

機關鎗千七百架

機關鎗二千七百架

輕砲二百七十尊

輕砲五百尊

士卒三十七萬二千人

士卒四十三萬五千人

馬匹四萬七千頭

馬匹六萬七千頭

（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與一九一九年一月較，時差不過一月，而

其兵力增進之速度有如此者，

更錄三年間陸軍兵數之比較表如下：

一八一八年四月	一〇六・〇〇〇人
一八一八年八月	三九二・〇〇〇人
一八一八年十二月	七九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〇年四月	三・六六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一年一月	五・三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一八及一九一九年爲俄掃除外敵削平內亂之年，及一九二〇 次遞減，今常備軍只餘五十六萬二千人而已。	

以上紅軍爲正式軍隊之經過。

俄之共產黨，舉舊社會之秩序而盡推翻之，戎馬倉皇之中，迫於

外敵，卒成絕大之陸軍。據托勞華幾氏之自述，俄軍中嘗行將校兵選之制，又以前進或防禦之決定權，賦予於各部隊，然此皆一時理想，不久旋廢，卒歸於中央集權之制而後已。然則俄之所以猶得養成今日之兵力者，亦云幸矣。

## 第二 紅軍之戰績

一九一八年之春夏，共產政府千鈞一髮之日也。彼所能自保之地，北自彼德堡，南至洞 (Don) 河，東起伏爾格 (Volga) 流域，西迄波羅的海小國邊境，此外俄土盡爲白俄與協約各國所有矣。三月以降，全俄紅軍編成委員會既成，決創設新軍，九月十日十一日遂佔領克長 (Kasan) 及新姆皮斯克 (Tambovsk) 是爲轉敗爲勝之始。故托氏曰是日也，紅軍歷史上之紀念日也，戰勝之自信，自茲確立矣。茲記各戰地之經過如下。

甲 東部戰線。

東部敵軍，由捷克種聯合白黨而成，七月中佔依爾哥次克以東之西伯里亞全線。

八月佔克長及沙瑪拉。

九月共產軍開始攻擊，十月奪回克長，并掃蕩伏爾格之白軍。

十一月高爾却克 (Kolschak) 被選爲最高執政。

一九一九年三月高氏軍大勝，佔烏伐，(Ufa) 美元老院有承認

高氏政府之提議。

同年七月，共產軍轉取守勢，高氏失其根據地之奧姆司克。

十二月，高氏全軍被俘。

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高氏死於依爾哥次克，至是東部戰事終。

乙 南部戰線。

一九一八年一月南部軍佔杜勃拉米桀。

四月南部軍首領哥尼羅夫將軍死，田尼金將軍代之。

十一月德國軍退出南俄。

十二月協商軍佔奧狄撒。

一九一九年一月田尼金爲總司令。

三月四月英法軍退，田氏軍幾不能支。

六月以降，田氏轉敗爲勝，十月進佔奧蘭兒(Orel)盛傳莫司科指日可下之說。

十一月以降，田氏軍內變，全線潰裂。

一九二〇年二月南俄之地，盡爲共產軍所奪。

四月田尼金逃。

五月，爾格爾將軍(Wrangel)再起於南俄，法政府承認之，是年

九月俄與波蘭講和後，移兵攻蘭氏，蘭氏不支，於是南部戰事終。

丙 西部戰線。

彼德堡以西之地，在俄德和議時，幾盡爲德所佔。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軍退，共產軍進佔各地。

一九一九年一月各地組織白軍，紅軍退出依司德米及立陶宛。

四月西部軍，首領猶特尼次集中軍隊於依司德來，任攻擊彼德堡之職。

五月猶氏軍小勝，奪取俄都之目的卒不得達。

十月共產政府以全力守俄都，托勞華幾氏自來俄都，實行全部勞動者動員計畫，轉取攻勢戰路。

十二月猶氏軍退依司德來。

共產軍既勝，波羅的海小國與俄講和，十二月三十一日俄依休戰條約成，一九二〇年二月議和條約成。

一九二〇年八月俄與立陶宛條約成。

#### 丁 北部戰線。

一九一八年五月英軍佔丕青格。

七月米勒爾氏在英軍援助之下編成白軍。

八月英軍在亞青格爾登岸。

一九一九年一月米氏軍佔烏孚塔河，紅軍擊敗之，退入芬蘭。

九月英軍雖阿青格爾。

一九二〇年一月紅軍入阿青格爾，而北部戰線之戰事終。

由上表觀之，紅軍之敵非不衆也，白軍非無外國之援助也，然卒

能次第蕩平，奏統一之功者，能不令人豔羨哉。四線之中，東方之高爾却克氏及南方之田尼金氏爲最強，然皆以內部不和，致爲紅軍所乘，視共產黨之齊心一志急圖自救者，不可同日而語。共產政府以托勞季幾氏爲軍事會議議長，授以指揮之全權，軍隊中嘗試行將校兵選之制，一律廢止，平日所反對之中央集權的軍制，一一由托氏手而恢復之。以統一之意志，敵不統一之意志，以統一之組織，敵不統一之組織，此其所以勝也。茲錄托氏自白之文，作爲結束之語。

托氏述紅軍初創時之情況曰：

德國虎夫曼將軍之攻擊，迫吾人以不得不創造紅軍之第一步。一九一八年之全部與一九一九年之大部，盡消磨於中央集權的與軍紀嚴肅的軍隊之編成中，由惟一之中心給養之指揮之，蓋經不斷之艱難奮鬥而後成者。

其述初期動員之困難曰：

一九一八年之夏，蘇俄始採用共產黨員大動員之制。

莫司科及伏爾格區域中，試行農工二者數年度之適齡者之動員，以共產黨之小部隊，司動員實施之職。

共產黨員周遊各村，以文字以口說向民衆宣傳，動員之制，乃推廣於各地。

革命裁判所，以其判例警告人民曰，社會主義之祖國瀕於危殆，要求全體人民之絕對服從。

宣傳，組織，壓迫三者並用之結果，數星期後，必要之大變動因以發生，由動搖散亂之民衆中，造成真正之軍隊。

其反對兵士選舉權之言曰：

兵卒來自田間，智識有限。若授以選舉將校之權，必流爲兒

戲，而爲陰謀者所利用。革命軍，戰鬥之軍也，非宣傳之軍也，與由選舉而成之委員會，絕不相容。對於各部隊，若予以應攻應守之決定權，其結果亦復相同，徒以毀滅中央集權之行政而已。

其論各軍政治部主任之語曰：

軍隊之指揮，分爲二部，司令官掌純軍事之指導，主任掌政治教育之工作。主任者，各軍中之蘇俄政府之直接代表也；主任不得侵及司令官之權限，但防其行動之反於革命利益而已。

關於軍事教育，托氏慊然以爲未足。其言曰：

革命之始，設置軍事教育機關，然軍隊本身之薄弱，影響於軍事學校。數個月之短期教育，只能造成中等兵，不能造成指揮官，然入校四月之紅兵，竟任以分隊長，小隊長或中隊長

矣。

至於軍事工業品之缺乏，又爲紅軍所身受，而托氏言之有餘痛者。其言曰：

一九一七年之終，軍事工業完全停頓，及一九一九年，舊存者皆罄，新工作開始。一九二〇年，全部工業，從事於軍械之製造，一槍一彈一靴，皆自機廠直接輸送於戰線。兵士愛惜子彈，如數珍珠，有時以子彈車遲到，軍隊須後退數十俄里之長。

讚托氏言者，誰不覺其艱辛締造之精神，躍然紙上乎，昔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托氏有焉。

竊有疑者，一國軍隊負保護全國之責者也，其義務應責之全體人民。紅軍不然，取材之地爲工農兩階級，職權之中心，在擁護俄之獨

裁政治。此階級性之軍隊，此重在對內之軍隊，其能久長乎。據最近俄政府之機關報意司維司梯 (Isvestia) 告吾人者曰：

今之至危極險者，在紅軍之現狀。共產黨政綱中雖設爲制限，然紅軍中將官之大部，舊王室之將官也，由資產階級出身者也。軍隊中無產階級之成分，日益減少。以此等情形之故，紅軍之易爲拿破崙輩所利用，殆意中事。

然則因軍隊內容之變化，而影響於獨裁政治乎？抑因政治上之變化而影響於軍隊乎？二者必居一於是，吾人且拭目俟之。

## 俄憲之虛偽

吾所最不解者，國中青年，何以視蘇俄若天上神仙，必求其降臨而後快耶。一國之制度，必其足以利國福民，行之日久，與社會相安，斯乃有採取仿效之價值。若十九世紀以來之憲法也，國會也，義務教育也，徵兵制也，既定一國之組織，又能發展國民之智勇，斯為可欣可羨，而後進國宜有所取法。列甯輩之經國大業何如乎，所懸以示人者曰天堂曰黃金，實則地獄而已矣，糞土而已矣。青年輩聞俄制而欲效之者，殆亦惑於其美名，而不加深攷耳。

全俄羅斯之國名曰『SSSR』，第一『S』所以表示聯邦國也，第二『S』社會主義也，第三『S』蘇維埃也，『R』共和國也，合而言之曰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國。此四名之於俄，果能如英美等國中內閣之爲其內閣，國會之爲真國會，總統之爲真總統，元老院之爲真元老院耶。嘗逐字分析之，而知其不然。俄嘗廢止資本主義下之農商矣，而農私其穫，不以登市，商賈既禁絕，人民賴私運私賣，以通有無，遂至全國之大，如人身血脈沮滯，不知所以爲生。及一九二二年列甯頒新生計政策，農商始得自由買賣，所保留者有若干種大企業，統全國營業計之，私有資本十百倍於公有資本，則國號上社會主義之名何自來哉。俄制所以震撼一世者，曰蘇維埃制，意謂工人管理工廠也，此三字今祇爲工廠選舉區之代名詞，去工業自治之意，不知其幾萬里。德尚有工務會議法，爲工人參與廠務之機關，俄人並此無之矣。俄政體號貧民專政，是富者之見擯可知，民意不得左右政治又可知，與真正共和，正相刺謬。聯邦國者，以各支邦組成合衆

國之謂也，然俄各邦所以處大俄國之下者，名爲自由加入，實受武力壓迫，且上有共產黨之專政，則小邦主權，自與之兩不相容。夫此四者，俄立國之大本也，而名實不符如此矣。

自新生計政策頒行後，俄之立國方針，與資本主義之國家，不過程度之不同，豈有性質之差異。而俄人猶自號曰社會主義之根據，所以表彰一己貶斥他人者，無所不用其極。新俄憲之文曰：

自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世界國家，分爲兩大根據：一曰資本主義之根據，一曰社會主義之根據。

彼處資本主義之根據中，國民的仇視與不平等，殖民的奴使與好戰，民族的壓迫與屠殺，帝國主義的殘酷與戰爭。

此處社會主義之根據中，相互的信用與平和，國民的自由與平等，各民族間之平和的共存與同胞的合作。

此兩制優劣之言也，無關國民權利國家制度，不知何以筆之於憲法條文中。試攷言論與實事之差，尤爲可怪。俄政改革，不能謀各派之協調，致一部分人竄逐海外，乃演成內戰之相殘，此得謂平和耶。既標階級鬥爭之旨，同國之人，不共戴天，尙何彼此信用可言。資產者不得參政矣，異黨不得有結社言論之權矣，安在其爲自由平等。而其加於弱小民族者，或利誘，或威迫，又爲世所共見。凡此數事，何一而非至殘極酷，爲歷史所僅見，奈何大言不慚，錫以慈祥愷悌之美名哉。

惟俄聯憲文字雖舛馳，亦非無創獲之點，茲就其最顯者言之。

(一)選舉與被選舉權 凡男女年滿十八歲，而任生產的或公益的工作者，得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以下六種，曰企業者，曰持債票人，曰商人，曰教士，曰舊日警察及警察官，

舊皇族，曰患神經病者，曰犯罪，不得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蘇維埃 本前項選舉法，以成立蘇維埃，鄉市蘇維埃，由直接選舉選出，縣蘇維埃以至俄羅斯蘇維埃大會，由間接選舉選出。

(三)鄉市選舉權之不平等 俄國全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爲農民，列甯爲防止農民代表之多數，設方法限制之，城市蘇維埃對於州蘇維埃，每二百人出代表一人，鄉村蘇維埃每二千人出代表一人，對於自主區之蘇維埃，城市蘇維埃每五千人出代表一人，鄉村方面須經州蘇維埃，每二萬五千人出代表一人，對於國蘇維埃，城市每二萬五千人出代表一人，鄉村方面須經省蘇維埃，每十二萬五千人出代表一人。是雙方之不平等，顯然可見。(詳附錄蘇維埃會議人數圖表)

(四)執行委員會 俄制不認立法行政之分。蘇維埃所選之執行

委員會，為行政立法之總匯。此項委員，得由其選出之蘇

維埃隨時召回。俄之最高議事機關曰俄羅斯蘇維埃大會，

每年開會一次，該會不開會時，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之。

前項大會，會員數千人之多，後項執行委員會，正額三百八

十六人，候補一百二十七人。

(五)人民委員會會議，此即各國之內閣或行政部，共為十八部，

設主席一人。

此五者中第一特點，為資產階級政權之取消，故有第一項中六種人公權之剝奪。蓋共產黨人以天下之罪惡，盡歸於富者，天下之美德，盡歸於貧者，其評價是否公平，證之新生計政策之頒行，可知之矣。資本與資本階級，為生產上不可少之元素，於今既已大明，而

俄政府於政權之分配，獨吝而不予，一若其所以爲此者，專爲復讐昔治者之仇，而非有意於集合社會實力，共圖天下事也。雖然，其所容許之無產階級，果能行使其選舉權而盡監督之責，則尙不大背於勞動民政之意，孰知並此而不可得耶。

蘇俄之選舉，非票寫而口唱，由選舉人當場高呼或贊成否。因而管理人提出名單，詢各選舉人曰，誰反對此鮑雪維候補人，苟有應聲曰否者，則人且以白黨或反革命之罪加之。其他或揚言逮捕，或取消麵包票，無不可以懲罰反對派而求己之多數。是以共產黨人無不一致通過，而他黨惟有屏息矣。

地方的蘇維埃中，俄政府以種種方法，求得共產黨員之多數。其不得多數者，解散之，既得之者，由本黨議員開會議決應取之態度，而其少數無黨人員占議席者，唯唯稱是而已。

由農工人而成鄉市蘇維埃，由鄉市蘇維埃而成縣郡省之蘇維埃，以達於最後之俄羅斯蘇維埃大會，其人員以數千人計。憲法中規定曰，蘇維埃大會選舉中央執行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各部人民委員，此儼然議會之選舉內閣也。然盡人而知者，則共產黨之政治部六七人，實操全國之大權，非得其同意，則法律不成法律，人民委員不成人民委員，故謂蘇維埃大會或執行委員會選舉者，欺人之語而已。

如是由其選舉法之規定，以達於專政之組織，始焉排除資產階級，繼焉排除無產階級中之異派，終焉并五十萬黨員發言決策之權而取消之，吾人聞發至是，可謂已達推車撞壁之境矣。千萬之衆聽命五十萬人，五十萬人又事事受制於政治部之六七人，則全部憲法之爲具文爲盜民耳目之具，尙待聞乎。蓋憲法者賴民意以表現者也，專

政者少數人之獨斷爲之也，有憲法卽不容有專政，有專政則憲法雖有若無，此俄之根本受病，雖勉求以民意爲裝飾而不可得者也。

或者駁之曰，少數執政，世界所同，英國之政黨政治，何嘗有多數人之主持，美之總統候補人問題，亦同此例，何獨於俄制而反對之深，此知一不知二之言也。英政府能剝奪人民之選舉權，如俄之所爲耶？英能對於選舉加以威迫，如俄之所爲耶？英美人能禁止他黨之存在，如俄之所爲耶？英政府有過失，議院得援責任之條而推翻之，豈俄之所有耶？一黨既倒，他黨得起而代之，又豈俄之所有耶？惟其有兩黨或三黨之存在，甲爲人民不喜，尙有乙與丙之可選擇，又豈俄之所有耶？惟其如此，不能不謂英有民意，而俄無民意也。

自由者，政治之指歸也。凡可以發達民意，伸張民權者，良政

治也，反是者惡政治也。今六七人篡奪千萬人之俄國之主權，而世界之社會黨傾倒之，吾國青年謳歌之，吾誠不解其根據之何在也。彼紅黨必答曰，資產階級之民主，假民主也，吾將廢除私產，實行共產，以進於理想之社會，因有此神聖之目的，故不妨濟以殘酷之手段。然吾有欲問者，俄民死於刀鋸下者二百萬，死於饑饉者數百萬，人民精神物質之痛苦幾何，國力之損失幾何。一九一七八年之大試驗，歷三年而盡返於舊，商業自由矣，多數工廠交還矣，農民中之資產者發生矣，外商資本招之不來矣，海外貿易特權，亦有議取消者矣，專政之下，但見富貧之等差，與資本主義之進行而已。即試之我國，甯有以駕俄而上之者，吾誠不量其力之不逮，願一身化為千百萬舌千百萬口，與四萬萬同胞，一一辨正之。

## 無產專政中之專政

前章之評曰：「千萬之衆，聽命五十萬人，五十萬人又事事受制於政治部之六七人，則全部憲法之爲具文爲塗民耳目之具，尙待問乎。」此所云者，就西方所謂憲法者，以論俄憲，若就俄憲本身言之，本以憲法爲保障無產專政之具也。

西方之所謂憲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一切國家機關與其行動，以憲法爲準則，遇有爭議，則有解釋之方法，遇有修正，則以國民爲最後之裁決者。俄憲上爭議之解決，黨之權力焉，修正亦黨之權力焉，此非黨之橫加干涉，乃俄憲所賦予之權力本如是也。蘇俄憲法之第一條曰

「本蘇維埃共和憲法……：在保障具有以下目的之壓制中產階級，廢止人對人之蹂躪，使階級差別國家權力不在在之實現共產主義之無產專政。」

其憲法本以保障專政爲目的，吾人乃評爲虛僞，雖謂吾人之言，爲風馬牛之不相及焉。

所謂專政之內容如何乎？俄政府之成立，已逾十載，內部事實，與日俱增，以吾人所知者，則俄政治上有一顯著之現象，曰政府機關與黨部機關之平行主義。試就附錄第三圖言之。」

全俄大聯盟之最高機關，曰各蘇維埃總會，由蘇維埃總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再選舉主席團，此卽全俄之最高執行機關也。黨部之構造，與之相埒。黨部之全體代表大會，等於政府系統之各蘇維埃總會，黨部之中央委員會，等於政府之中央執行委員

會，黨部裁決一切之政治部，（原附錄中譯為政治會議）即為政之府主席團。惟其有相對待之黨部之鈴制，故所謂政府者，非政府也。實政治部之附屬機關而已。昔年齊采林既與意大利既訂草約，及以約文提交政治部，列甯起而反對之，此約率歸無効，此政治部權力駕政府而上之明證也。奧星司機（Osinsky）氏在第十一次全體代表大會報告曰：

人民委員會會議時，人民委員不自列席，皆以不知政治不負責任之代理人代表之。政治部為裁決一切之機關。至於人民委員會之言，或置之不問，或先授意而令彼為形式之取決。

克爾司丁司幾（Kreshinsky）在第九次全體代表大會報告曰：

人民委員會會議所議決應停止或廢止之時，由黨之中央委員會決定，再以主席團之命令行之。

昔年以工農監查部“Workmen and Peasants' inspection”問題，既由人民

委員會決定方案矣，施以黨之中央委員會之反對，乃由中央委員另定之。若此者，非黨之干涉政府也，以監督各部，盡分各部權限，固中央委員會應有之職責也。

列宁之意，無產專政，不能以全體無產者行之，而以共產黨為中心，共產黨為無產者之前驅，而人數既多，勢不能無主之者，故以政治部代之。因此之故，俄憲與西歐之憲有絕不相同者，西歐之憲，一切國家機關咸隸於其下，至於俄憲之下，更有超憲法以上之機關，是曰共產黨，是曰中央委員會，是曰政治部。憲法由彼等而產生，憲法由彼等而存廢彼等當然不受憲法之拘束。嗚呼上杉慎吉輩之日本天皇大權論，何足與俄之共產黨相提並論哉。

以黨之決議，拘束政府，其例不可勝計。一九二一年既定新生計政策之大方針，又有各部執行方法之條文，而此公牘開宗明義之言

曰：「第十次全體代表大會及黨之全俄會議決定新生計政策之根本原則。」是所以決定政府之政策者，非俄之巴力門之各蘇維埃會議也，乃共產黨之代表大會也。及政府發表執行命令之日，不獨對政府機關行之，一切黨員無不據受此命令，以黨員隨時隨地負監察之責也。或者以為列甯一身，兼黨之領袖與人民委員會之主席，故能合黨與政府而一之，不知黨與政府之混一，初不繫乎列甯之身兼二職，而共產黨專政之方法本如是也。

俄共產黨內有所謂中央監察委員會，以調查黨員性質，攷察出版物，執行黨內司法為職。列甯欲於政府系統下沒一同種機關，乃就舊有之會計檢查局，更名曰工農檢查部。列氏意謂監察委員會與檢查部之性質相同，宜合為一。繼有反對之者，謂一屬於黨，一屬於政府，一立於黨法之下，一立於國法之下，何能混而同之。列甯則答之曰，

外交部，因政府中掌理外事者也。然所以應付國際問題者，何嘗不以政治部爲運籌帷幟之機關，故黨與政府之合力，正爲蘇俄外交實力之所在，此原則何嘗不可施之於政府一切機關乎。由此言之，政府即黨，黨即政府，外人不察，往往於俄蘇之行動，強爲分別，曰此乃黨之行動，非必其政府之本願，實不知真相之言也。

且黨之權力，實駕政府各部而上之。黨之決議，政府各機關是否盡力執行，由黨監察之，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嘗派檢察員二十人，調查黨之決議是否爲政府機關所奉行，其不盡俄者，撤去之，檢舉之，或下令矯正之。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黨中兩機關曰中央委員會曰中央監察委員會，政府之一機關曰人民委員會會議，有聯席會議之議決。令各協作社之行政費減少百分之二十。一九二六至二七年之王農監查部工作計畫，由中央監察委員會爲之通過。一九二七年中

中央委員會之全會，命令監察委員會及工農監查部云，有不遵照減價之規定者，得在法庭檢舉。中央監察委員地位至高，有名之曰黨內之桀下，(Inter-party class)自與工農監查部聯合以來，在各國家機關間，益居於特殊地位。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監察委員會第三次全會之議決，不獨爲對工農監查部之命令，即工人會之中央局與最高生計會議，亦立於此命令之下。一九二七八月九日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共同命令工農監查部云，一切人一切機關，對於人民批評官僚政治之腐敗，而施以壓迫者，應檢舉且處罰之。彼蘇俄之法律家卜爾揚(Borsh)亦評曰，自資產階級之法學觀之，不能不謂此爲國家與黨之混同，爲破壞法庭之獨立，不能不謂黨之決議，何能有拘束力。列甯亦自承曰，黨與政府之關係，爲一種變態，然共產黨專政一日存在，欲求黨之不干涉國家立法與行政，斷不可行焉。

列甯既死，斯達林實握共產黨之全權，所注意者，不在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監查部之合併，而在小組之發展。蓋小組之在共產黨內凡經三時期，以民衆之政治教育爲已任，此第一期也。繼而墨司哥之黨部要求以小組參與行政，於是一九二六年終，財政總長白呂幹諾夫 (Byukhanov) 召集會議，除政府人員外，小組事務所之人員亦得列席，此第二期也。今小組之事務所，自政府各部接受報告，對各部予以訓示，調查政府之改組方針，討論職員薪水表，分配生貨之消費，監督支出，籌畫工業改進之方法，是由黨之機關，變而爲政府之機關，此第三期也。自一九二七年以來，政府機關內之小組，負此機關行事之責任，遇有舞弊與不盡職，惟此小組是問，黨對小組得加以處罰。小組遍於全國，不獨政府機關內已焉，卽工會與協作社內，無不如是，謂爲監查可焉，謂爲偵探，亦無不可。說者謂，各機關內之事

務，須求政治部之解決者，因小組性質之變更，政治部可減輕其責任，而專注意於國家之大政此斯達林之設施，優於列甯時代者。」

卡理甯，(Kalinin) 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主席，即昔之列甯，與美之總統相似。自外表言之，卡氏之地位，至高無上，然彼立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小組之權方下，故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潑勒伏達報』記載云此小姐之事務所要求卡氏對黨部提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之報告，卡氏不得不俯首聽命，故卡氏之地位，尊如總統，實則小組內之囚犯而已。

茲舉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政治部之會員名單如下

一· 蒲哈林 Bukharin

二· 卜理甯 Kalinin

三· 過皮吸夫 Kuybyshev

四. 馬洛托夫 Molotov

五. 羅季托克 Rudzinsk

六. 里壳夫 Rykov

七. 斯達林 Stalin

八. 托姆斯克 Tomsky

九. 浮羅吸羅夫 Voroshilov

外候補會員八人，名從略。

吾人研究俄專政之真相如是，無以名之，仍以『俄憲之虛僞』五字了之而已。然俄共產黨以橫暴著稱，向不好虛僞，故列甯氏直截痛快，號其政治曰貴族政治，舉其言如下。

『專政由無產者成之，組織而成蘇維埃，領導以共產黨。……批黨由代表大會所選之十九人之中央委員會統率之，至於墨司哥之例

行事務，以更小之委員會曰組織部曰政治部處理之，兩部中每部五人，由中央委員會選舉之。故吾人所行者，乃真正之貴族政治。」

嗚呼，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號召之共產革命而其所得，不外少數人之專制，凡第三國際之所宣言，非可一概摧燒之乎。自號為同黨為政府矣，猶慮監察之不周，而有列甯之工農監查部與監察委員會之合併，及斯達斯當國，更以小組之密佈輔之，無處非偵探，無處非鷹犬，古人所謂法網之密，至是而極，何顏與英美之民主政治抗衡而論短長得失哉。



## 新生計政策之前因後果

俄自一九一七革命後，私產沒收與工業國有之試驗，其爲促進社會主義之實現耶？抑堅人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耶？可不必躊躇而逕答曰，屬於後者而已。歐戰以還，有志於社會革命之國家二，曰俄曰德，俄於旦夕間頒發命令，收一切工業爲國有，非有之之謂也，殆同於消滅而已。德懲俄之覆轍，其新憲中雖規定國有之條，但以爲當考慮者數事，一曰國有後當求事業之有盈無絀，二曰國有後個人自發自動精神之保持，不流爲官僚之循例奉行，三曰國有貨物之賣買，廢止商人，不令奸商操縱其間。德政府嘗設社會所有委員會，以調查各事，意謂此諸點解決，則國有事業之基，牢固不拔，而後此

之生計組織，可超出資本主義之上矣。乃自一九一九年德政府神疲於協商國之駐兵與賠償之要求，不復有餘力及於內政上之改革，此深思熟慮之國有案，遂東高閣，而魯莽滅裂之俄國國有法，亦汲汲不可終日。於是世之反對者，有所藉口，曰國有說，其終不能實現矣。竊以爲德案既未施行，不敢遽謂此事終於絕望，然如俄政府之所爲，起旁人之疑慮，阻革新之機運，有斷然者也。

俄政府關於社會改造之方針，以一九二一年爲中心，前乎此者，爲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後乎此者爲新生計政策時代。

### 第一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俄共產黨人曰，政治弊病皆起於富力分配之不均，富力由私而公，則無階級之社會實現矣。其柄政後着手之第一事，厥爲財產之沒收與夫工業之國有，故有下列命令。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土地沒收。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某項工業沒收。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一般大工業收歸國有。

一九二〇年五人以上有機器之工業十人以下無機器之工業，收歸國有。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與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銀行沒收，銀行債權現金收歸國有。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債取消。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六日股分公司資本在二十萬盧布以上者，收歸國有。

土地也，銀行也，公司也，公債也，工廠與礦業也，已往資本之所積，與以後資本之所營者，概由私而公由個人而社會，所謂資本主

義者，從此消滅。國家所以待人民者，衣食居住教育醫藥交通與夫書籍，無一不免費供給，而人民但以其勞力工作於工廠，或服國家之公務，已足使國民之需供，出入相抵而有餘，則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黃金世界湧現矣。

雖然，世有思想是而事實非者，凡制度之由新而舊，應有所以改之之法，否則舊者雖倒，新者陷於紛亂。俄人之私產公有之計畫，所以終失敗者，事前不若德人之審慎周詳，其大因也。國有以後，不獨不發展，實消滅之焉。試讀下表。

	每年出產 (以千盧布為單位)	以戰前為百分比之標準
1912	3,489,892	100
1920	511,109	14½
1924	527,904	15

1921-22	753, 633	21½
1922-23	1, 127, 381	32.13
1923-24	1, 430, 400	42

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一兩年，工業生產率較一九一二年爲何如。俄之最高生計會議主席索哥夫氏於一九二〇年春有言曰，最重要工業之產率，僅達戰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有時並此三十至四十之率而不能達者，織物之類，以棉花缺乏，僅達平時產率百分之十，則國有後之工業，不合於德人所討論之第一條件顯然矣。工業既不能維持舊狀，農民以穀物買賣之不自由，其購買力因而降下。試觀下表，機械由一·三九盧布降而爲一五哥貝克，（俄之補助幣與我國銅元相同）衣服履具由九·一九盧布降爲六九哥貝克，生活品如糖茶鹽魚等由四·九〇盧布降爲五五哥貝克。以農民每人所購入者計之，其在戰前爲

二十二盧布四十三哥貝克者，在一九一九至二十年爲三盧布四十一哥貝克，人民困狀，自不待問而知矣。錄每農民戰前後購買各物之價類如下：

	1919-20之總類 (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戰前	1919-20
農具	1,39	0,15
交通器具	0,37	0,16
家內工具牛類	0,10	0,02
家具	0,71	0,03
碗		0,11
享樂用具	0,13	0,07
衣靴製造類	3,19	0,30 0,20 0,19

五金用具	0,12	0,05	4,9
飲品(糖、魚、茶、鹽)	4,70	0,55	54,0
酒精	1,88	0,25	24,6
紙類	0,05	0,02	2,0
生計用具(棉紗、黑油等)	0,19	0,13	12,8
燃料	0,60	0,22	21,6
肥皂	0,39	0,12	11,8
縫紉用具	1,49	0,34	32,5

所以致此者安在耶？共產黨人歸咎於俄之內戰與外國干涉；然其受國有之影響，有斷不能否認者。俄政府於國有之初，以工廠管理權歸之工人，而技術家管理人員一律撤退，致廠內秩序蕩然一也；李哥夫答云歸國有之四千餘廠，二千廠停閉二也；內戰之中多數工人

効力墮塌，缺技能純熟之手工三也；機頭破壞，致運輸之工具缺少四也；以此四故，工業之產額，降至戰前十分之一，又何足怪。

雖然，農工商者，養民之源也。以工歸國有後，不妨及農商，或者共產政策，猶能維持歲月，奈何貿遷有無，列諸刑法之條，市中所需食物，國家負供給之義務，而國家勢不能不向農民強制徵收，其有不應徵者，兵士又從而追捕之，則其事之繁重苛細而大拂人情，可想見矣。俄之農民佔全人口之百分八十五，而食物徵收之策，正爲此八十五分之人民所反對，雖盡全國之兵力與警察，以強制之，其可得乎？因是怨聲遍於國中，苦龍市致有民變之發生，主動者爲俄社會革命黨，所標口號曰自由貿易，海軍與紅軍亦有表同情者。惟其聲勢浩大若此，令列甯寢不安席，而新生計政策不得不應運而起矣。

## 第二 新生計政策時代（一九二一年以降）

列寧之言曰，戰時共產主義，戰事使之然也，破壞不堪之狀使之然也。此主義不能應付無產政治中之問題。此乃臨時應急之策也。此小農國中實行專政之制者，其正當之政策惟有准農民以穀物交換其所需之工業品。所以應無產者之需要者惟此策，所以鞏固共產之基礎以達於完全勝利者惟此策。農稅者，卽此種政策之過渡方法也。吾人在殘破之中，在戰事重負之下，不能以充分之工業品供給農民而易其穀物。所以採用農稅者，以租稅之形式，向農民取其至小額，彼等所餘穀物，准其自由賣買以易工業品而已。

列寧氏所以以農稅說明新生計政策者，誠以農稅爲此策之核心也。共產主義之下，商業廢止，城鄉之間無交易，城市以戰爭影響，不能以工業品供給農民，農民之穀物，則爲城市所不能一日離，於是有派兵收穀之舉，而天下騷然，農稅要旨，在停止穀物之徵發，

而其相緣而興者，農民除納農稅以外之穀，可以自由賣買一也。城市以其製造品易穀，而國家不復代負供穀物之責二也。換詞言之，因農稅之故，全國食物政策爲之大變，全國農工商三者之關係爲之大變，此新生計政策所以爲俄政治上之大關鍵也。

農稅之制，全國生計組織，無不受其影響，試爲申說之。

第一 國家按農民所耕地面之廣狹，收穫之多寡，徵取農稅。昔年所收爲穀物，今易爲現金。農民納農稅後，得以其所餘之穀，易取工業品或其他日用必需之具，城鄉雙方自行互市，國家對於城市人民宣言不復負食物供給之責。

第二 俄政府既許農民商人以交易之自由，更以小工業家內工業濫諸原主，工廠中有工人二十人而無機器者與夫有工人十人又有機器者，廠主有自由管理之權。昔日收歸國有之中等工業，日就衰滅，

俄政府乃以此等工業出租於人民。

第三 煤油，織物，金屬等類大工業之一部，由國家自營。然一九二一年前之管理法，各廠集中於中央行政之下，官吏充斥其間。近來按工業之種類，改爲國家自設之托拉斯，既合衆小而成一大，許之以自治之權，故托拉斯得依商業方法經營，不至流爲官僚之敷衍了事。

第四 國內大工業之一部，令外人投資經營，與之特別訂約，名曰特許事業，其至要之條件，即爲俄政府得參加資本，平分利益，更有所謂混合公司，除私人之投資外，政府亦得加入股本，共同管理，與特許事業略同。

第五 外國貿易，由俄政府自理，其管理機關曰海外商業部，政府各部之托拉斯亦得向海外或賣或買，惟須得海外商業部之同意。

第六 政府既承認私人交易，則貨幣廢除之夢想當然消滅，昔以爲貨幣跌價可以促進其廢止者，今乃大悟其非，於是幣價之確立與有準備之鈔票之流通，乃爲急務之一。

第七 政府既承認私人交易，國家之消費與官俸之支出，不能不求確實之源，而紙幣政策，勢難長久不變，於是國家職務如電報郵政鐵路之類，悉採用有償原則，且力求預算之出入相抵。

第八 既認私人財產私人交易，則票據法公司法與夫民法民事訴訟法不能不定，以爲私人權利關係解決之標準，近來成文法頒布已多，法治精神日漸推廣，而政府便宜行事之範圍益縮小。

第九 土地權屬於國家，人民不准買賣贈與或抵押，然就小農中農言之，初未嘗放棄所有權，政府順民之意，已向此項權利交還之方針進行。

第十 政府爲提高生產率計，許各廠採用下列之工價給付法，一曰按件給價，二曰集合給價，前法所以獎進工人對於每件工時之縮短，後法由工廠定一工作總額工價總價，不論人數多少，以工作完成之日，全數給與之，亦有人少工多之效果。

凡此十端，一九二一年以來俄國政府所一一遵行者也。列甯輩之意，以爲共產之結果，全國飽食煖衣而不得，至於不得不改弦易轍，然使國中盡以工業還諸私人，則天下將笑其反覆，於是於共產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之間求一折衷之法，是爲國家資本主義。其內容之重要者二，一曰大工業國有，二曰全國特許事業，如煤如金屬如織物如鑛業之重要工業，其一部分由國家自身經營。按歐美同業合併之例，擇其種類同地點同者，改之爲國立托拉斯 (Trust)，此托拉斯之制，始於一九二一年之後，前此管理各工業者，爲中央集權之國民生

計會議，共分五十九部，甲掌食物，乙掌燃料，丙掌生貨，然各廠生貨之不敷，燃料之不足與營業資金之不充，各不相謀，國家亦置之不問，至於盈虧之精密計算，更不待言。托拉斯既成，改爲自治組織，生貨不足，各托拉斯可以自由買入，製成之品，得自由出賣，營業方針以本身之盈虧爲標準，每年之終，先提存本業公積金，而後國家乃得分取紅利，皆所以保護本業使其永久存在。茲錄托拉斯數目表，以見各廠合併之程度如何。

工業種類	托拉斯之數	工廠之數	工人之數
金屬工業	七	五七	一二五，四三九
電氣工業	三	二七	一〇八二〇
機械工業	二四	二四九	二五五，五二一

化學工業	六	三四	一三，八九五
鑛業	五	一一	一二，八七六
木業	六	二二六	三一，〇三九
食物工業	三	二六二	一八，一〇九
紙業	二	九	一二，一〇〇
化學煤業	一	六九	八，〇六二
總計	五七	九四四	四八四，八六一。

抑列甯所深知者，俄國之天然富力，遠勝他國，鑛也林也煤油也所在皆是，特以無機器無運輸工具，故不能開發，一言以蔽之，無資本而已。於是列甯之方針大開門戶，招徠外商。外商至俄國經營實業者，俄政府與之立長期契約，使其本息有所取償。此項財產由

政府予以保證，不得充公或收爲國有，投資者得在俄境內招募工人，惟須遵守俄國勞動法。俄政府既頒此條例，英美德三國資本家往俄調查者紛紛，有已立約者，有議而未成者，皆以對於俄政府信用之缺乏爲之也。列甯所以採用此國營法與特許法者，所以以大生產抗小生產，以機器生產抗手工生產，大工業之產量日增，小資產者之活動日減，而國家控制工業之權既大，則資本家自不至爲患，蓋開發富源之中，寓有由國家資本主義漸進於共產主義之微意也。

### 第三 結論

新生計政策之行，俄政府所受影響如何，曰有百利無一害而已。農民免於強制輸穀之義務，故穀物增矣。商人自由買賣，故貿遷有無之途徑通矣。工人以其製作品易農民之穀，自不至有絕食之虞矣。惟此之故共產政府賴以維持，否則俄羅斯不知今日又爲誰家之

天下。

其至顯而易明者，爲工業產率之增進，國中各項工業，視戰前之率，雖相差尙遠，然較之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已有增至一倍以上者，觀前所舉之每年產額表一九二〇年爲五一，一〇九盧布，是爲產額最低之年，及一九二一年產額稍增，今已進於一九二〇年之三倍矣。更舉各工業之產額如下：

第一 煤產額

年數	總額	百分比
1913	1,711	100
1918	709	41,5
1919	465	27,1
1920 1	472	27,5

1921-2	622	36,3
1922-3	696	40,7
1923-4	888,8	52,0

第二 煤油產額

年數	產額	百分比
1913	553	100
1920	283	44
1921-2	284	51
1922-3	322	58
1923-4	363	63

第三 甘蔗產額

年數	產額	百分比
----	----	-----

第四 禁烟烟額

年數	產額	百分比
1913	256,800	100
1920	7,060	2,7
1920—1	10,185	3,9
1922—3	18,400	7,1
1923—4	42,645	16,6
1913	533,000	100
1920	9,420	1,7
1921—22	10,895	2,0
1922—23	29,796	5,5
1923—24	20,950	3,9

## 第五 織物產額

年數	產額	百分比
1913	708,012	100
1920	69,514	9,8
1921—2	110,985	15,6
1922—3	174,106	24,5
1923—4 (半年)	109,866	31,0

俄處殘破之後，有此成績，吾儕惟有服俄共產黨改過之勇進德之猛，然謂其數年來之發展，盡為坦途，則非也。第一，共產黨以土地分諸農民，名爲所有權屬於國，使用權屬於民，然以農民勤惰之差，兼併之局萌芽，已有所謂富農階級占勢力於鄉村蘇維埃中，甲曰優容之，如列甯之穀物自由買賣策，乙曰壓制之，如故昂工品之值以

重其担負。第二，農產工品之價額，在戰前雙方平均作爲百分，自一九二二年九月工品價日高，至一九二三年八月達於百分又七十，農產於同年月中降至五十分，及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四三月，雙方價額漸接近。俄人譬之曰剪刀，雙方價等，兩夾合一時也，差額過大，兩夾開而不闔也。（詳見剪刀問題圖表中）工品價高，則貨物滯銷而工廠不能維持，農產價低，則農民之利薄，益無餘力以買工品，是之謂工農之不調和。近年以來，更有困難起焉，則本國工業產額不能歷農民之需求，其輸自外國乎，國中頓生一漏卮，不輸自外國乎，國貨價高而農民有怨言，此正俄人所焦思而未得解決者也。第三，官營事業之大病，在其盈虧不關痛癢，管理者一切以敷衍出之，言經營，不如廠主之節儉，言趨利，不如廠主之敏捷。昔托拉季獲氏於第十二次共產黨大會中，列舉俄國工業方法之長處五，短處

一，其惟一之短處，曰得人不易，不知此一端也，正工業社會所有問題中之致命傷也。此三點者，俄共產政府今後盛衰存亡之所由決也。

依新生計政策實施之狀態觀之，其大目的所在，曰人民衣食饒足也，安居樂業也。與今日普通立國之目的，絕無異同。生產之增加也，外資之招徠也，改訂工資付給方法也，亦普通資本國家所常行而非列甯獨得之秘也。是實資本主義而已。豈能謂爲新生計政策哉？實古典學派以來之舊生生計政策耳。

列甯之言，足以證之矣。其言曰：

吾人常言，資本主義，弊害也，社會主義，幸福也，抑知此種論辯，爲不正確之論辯，以但取社會生計中之二層，而遺其他層也。（指家族生產小生產言之）較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固爲弊害，較之小工業小生產，則資本主義因幸福也。吾人不能以小工

業而直達於社會主義，則資本主義爲共產生計中之要素，不得不用之者也。（以上抄英譯俄國新政策三十八頁）

以俄之流血經年，殺人盈野，而其所得之惟一教訓，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絕對之善惡，曰資本主義不得利用。則世之嘵嘵於二主義之優劣贊否者，其可以休矣。列氏所以定本國政策者如是，而其鼓動世界革命之大本營之第三國際，猶日夕號於人曰，打倒資本主義，曰撲滅資產階級。嗚呼，非自欺欺人之語乎。吾故曰，俄之革命，堅人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而已。



## 蘇俄之財政幣制

所惡於俄者，爲其共產也，爲其以共產說惑亂世界也。至其以孤立之國，攘臂而興；必內治整肅，財政修明，而後能出其餘力，以抗強英，以玩弄諸弱小民族。則俄之所以安輯內部者，正吾人所當研究，不可以其昌言世界革命而忽之也。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理想曰，人人各盡其力，勞力之結果，歸諸公有，國家計口授以衣食所需，但憑票據支取，而不須有買賣之行為與交易媒介之貨幣。故蘇俄政府承舊俄戰時紙幣充斥之餘，非但不以其紊亂爲憂，謂可因而廢之。一九一八年，全俄國國民生計會議之言曰：

昔時吾人以盧布價跌爲慮，今則無所憂懼，以資產階級之社會，常謀所以抬高盧布之價，誠恐其他險象，與幣價跌落以俱來。今社會主義的組織，正在創造中，及其確定，則盧布雖一文不值，而無礙於事，且貨物之交易，亦不須有所謂貨幣。

俄人本此理想，改造其國家銀行爲勞力結果出入核算之機關，且并平日之收稅制度而廢之。（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而求諸實際，私產縱歸公有，私人交易從未絕跡，國家財政，勢亦不能無出入不平衡之補充，則仍以紙幣爲挹注之具，故其貨幣廢止之理想，始終未得實現。茲錄其紙幣發行額及預算額之以紙幣補充者各一表，可以知紙幣無限發行之狀爲何如。

#### 第一 紙幣發行額表

一九一四年

一・三一七（百萬）

年度	支 出	收 入	不 足 額	不足額以紙幣補充者
一九一五年			二・六七〇	
一九一六年			三・四八〇	
一九一七年			一六・〇三	
一九一八年			三三・五〇	
一九一九年			一六四・二〇〇	
一九二〇年			九三四・六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六・三七五・三〇〇		
一九二二年		一・九七六・九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七六・五〇五・五〇〇			
第二 蘇俄預算表（百萬爲單位）				
一九一八	四六、七〇六	一五、五八〇	三一、二六六	六、六六

一九一九 二二五，四〇二 四八，九五九 一六六，四四三 七三，三

一九二〇 一，二二五，一五九 一五九，六〇四 一，〇五五，五五五 八六，九〇

一九二一 二六，〇七六，八一六 四，一三九，九〇〇 二一，九三六，八一六 八四，一

表中紙幣之激增，以財政之不足爲大因，循此日增，雖至百千萬億以至無量無邊之數，皆紙上空文而已。幣價不定，人心爲之不安，工商不能發展，預算不能編製，俄卽號爲革新之國，而終不能自拔於財政幣制混沌之名矣。

一九二二年俄政府自知其理想之不能實現，決心一掃此舊幣而空之。乃設國家銀行，授以新紙幣發行之權。按其條例，有所謂貨幣單位，發行額之限制，準備之種類曰現金曰有價證券，與夫現金流出之防止。同時着手財政制度之改良，則有預算，有出入平衡之原則，及以小額之銀行貸款補充不足之數。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

曰，資本主義國家之制度。

現時俄新紙幣發行章程如左：

一 由一國家銀行掌紙幣發行事務。

二 紙幣單位曰采爾達納茲，（十盧布）分爲一采，二采，三采，五采，十采，二十五采，五十采七種。

三 紙幣發行額四分之一，以現金外國貨幣爲準備，其餘以短期證券充之。

四 銀行對於政府之短期借款，得發行紙幣，但借款之二分之一，應以現金爲準備。

五 鈔票流通額及準備金，每月公佈二次。

此種方法，與其所排斥之資本國家之鈔票發行，有以異乎。此采爾達納茲之鈔幣，已大爲人民所信用；一九二三年一月蘇俄舊鈔券

占全國流通貨幣百分之九十七，餘三成爲采幣，及一九二四年一月蘇俄舊鈔券縮至百分之二十，采幣增至百分之八十。一九二三年一月全國采幣之流通額爲三，五六二，五〇〇盧布，及翌年一月爲二三七，一五八，九〇〇盧布。其對英對美之匯價，亦能保持相當之平價，此以俄政府於輸入貨物，大加限制，以防現金之流出與準備之動搖。故英工會代表赴俄之報告曰，采爾達茲之幣制，與其戰時共產主義所期望者，正立於極端反對之地位，謂其貨幣廢止之妄想之拋棄與夫不以現金不以商業爲根據之紙幣政策之消滅耳。

社會主義組織之社會中，但有生計，而無財政，但有財物之分配，而無取民之租稅。以財物既歸公有，關於教育衛生道路等事，則由國家本無償之原則以供給人民也。蘇俄政府既收各大企業爲國有，會有廢租稅之令，及行新生計政策，種種稅則，若所得稅酒稅煙

稅，隨以恢復。此可以知買賣行爲營利行爲一口存在，則國家即不能無行政之費，而財政與租稅終古長存。

蘇俄之新預算，始於一九二二年，僅九個月之出入表，然革命後第一預算也。一九二三年之預算，未在會計年度前成立，惟一九二四年，發表較早，純爲西歐式之預算。所以編製之難若此者，一則一九二三年前，采爾達納茲爲本位幣之習慣，尙未養成，故無確定之預算單位；一則入出相差太鉅，彌縫非易，此事貴乎細針密縷，非若債務否認可以一語了事也。茲先錄其近年歲入表如左：

年	度租	稅	國家財產 企業收入	借	款	紙幣發	總	數
一九二一—二二	四五〇	百	一九九	一	三五〇	一	〇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	四〇五		五一	八五	三八七	一	三八八	
一九二三—二四	六六六		八三五	二一九	一九六一	一	九一六	

一九二四—二五 九六一·一〇八〇—一九〇—— 三·二三一

國家幣制改良，與預算成立之第一要件，曰預算之短欠，不以紙幣補充，反是者，預算平衡之語，等於空文，而發現之制，無道以維持。故俄人近年所最注意者，即紙幣填補額之減少，第十一次蘇維埃大會中決議曰，不足額之以紙幣補充者，以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爲限，即每月一千五百萬之數。至一九二四—二五年之預算，已無此項目，可以知俄人節省政費，不欲侵及紙幣發行者爲何如，此俄財政之第一佳况也。

第一 兩年歲出表（以百萬爲單位）

	一九二二—二三	一九二三—二四
一 運輸及交通	五八〇	六七二・五
二 行政	三一八	四五九・〇

三	工業	一二三	八五〇
四	農業	六四	六一〇
五	電氣化	二八	四二〇
六	合作	一〇	二〇〇
七	國庫事務	二三	一〇〇
八	雜項	二四二	三五八〇

兩年歲出中，最顯著之一事，即政府既悟共產主義試驗之非，昔以無償供給人民者，今則一一索取代價，如運輸則出車費，電燈則出電費，其他公用事項亦同此例，惟教育與醫藥至今免費。次則國有企業亦為歲出大宗，以之列入預算，不免以營業與財政混為一譚，今漸次移歸銀行營業，故一九二三年工業一項，較一九二二年已大減矣。其他或裁減人員，或以企業置諸營業目的之下，或以本屬國家

之行政，歸諸地方，皆所以節省歲出，謀預算之平衡。

第二 兩年歲入表（以百萬爲單位）

	一九二二—二三	一九二三—二四
一 租稅	四〇五	六六六
二 國產及國企業收入	五一一	八三五
三 借款	八五	二一九
四 紙幣發行	三八七	一九六
總 額	一・三八八	一・九一六

第二年收入加多，計五二八・〇〇〇・〇〇〇，此五億二千八百萬中，二億二千萬爲交通事業之收入，足證其貨物運送之繁，一億二千萬爲租稅收入，足證人民負擔力之增。而其項目如下：

農稅

三〇

直接稅（營業所得產業）	二〇
關稅	二〇
內地稅	四〇
其他	一〇

因其經常收入之租稅增加，而臨時收入之紙幣發行減少，此又財政日趨穩定之表示也。

吾人之結論曰，紙幣之發行，以外國貨幣及國內外短期票據為準備，非蘇俄之承認世界商業乎？紙幣設為限制，非認紙幣應與商業需要有一定之比例乎？其財政方針，一以租稅為源泉，國民既各營生產，各有私產，自應以其勞力或財產收入之一部，為行政維持之費。乃至國有企業，移歸銀行業務，國家行政，本有償之原則，此皆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原則之不適用，故財政超於國民生計外，

而另成公法上之範圍矣。國家既爲公法上之主體，則有歲出入之預算，有財政之政策，要不能離今世界之營利生計，則俄之爲共產主義，爲資本主義，不待問而可知矣。

彼恃此資本主義之財政政策，增加其收入，乃籌祕密費，運軍械，以補助他國之革命。告人曰此社會革命也，此推翻資本主義也。人亦堅信而不疑曰然也。夫亦於俄事尙有未加深考者耳。

## 俄國之東方政策

莫司科對東方之計劃如何，國人所欲深知者也。一九一七年蘇俄政府成，嘗組織『東方解放會』，由脫拉乾諾烏斯基(Tröjanowski)提出方針十九條，至今尙爲俄政府所遵循，故述其大意，俾國人瞭然於蘇俄共產政府之陰謀。

### 甲 社會政治之部

(一) 現時東方被壓迫之國家，各有或顯或隱之鬭爭，以圖自脫於外國資本主義之羈絆，而求本國之自由獨立。

本解放會之設立，所以統一東方國家各個之奮鬭，以成一反帝國主義之聯合戰線。

(二) 爲達以上目的，惟有以勞動階級爲根據，以民族的國家之基礎，應建於勞動階級而不在於資產階級。民族自決之大任，非貴族及大地主所能擔當，以彼輩不樂於帝國主義之消滅，且不能以此事實望於不成階級之智識之士，其負此責者，惟在農工及手工業者之勞動階級。故東方解放會之方針及策略，應注目於勞動者及被壓迫階級，且爲掃除內外兩方之專制政府，應組織無產的羣衆並造成一東方國際。

(三) 東方民族紛歧，有各民互競之險，或以一民族特強，而有強族吞并弱族之險，如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爲避免此危險，應使東方國際的統一，立於各民族平等權利之基礎上。此項國際組織應採聯邦式，由一國之聯邦，進爲全亞洲之聯邦。

(四) 東方之對外解放，與對內解放有密切關係，故東方之政

制，應以人民主權爲基礎，此項政權應屬於勞動及被壓迫之人民。

故民族主義與勞動原則，同時爲國家之基礎，合民族自決與階級自決以成爲勞動的共和國。

## 乙 社會經濟之部

(五) 除日本及中國商部外，一切東方國家尙在前期資本主義時代，故實行歐洲式社會主義之條件，不能求之於東方，然勞動原則之政制，未嘗不能實現，其前提有三，(一)東方之農制爲原始時期之共產主義(二)土地所有權之集中，(三)現時之國際狀態。

(六) 東方之農制，以土地公有，大地主，貧農爲基本現象，故東方之農事運動，應採農業的社會主義之方式。

(七) 東方國家內既以外國人爲大地主爲礦主爲廠主，一旦排脫外國羈絆後，應即以勞動階級取得政權並組織經濟生活，故外國資

本主義之權，既遞嬗於鄉市之無產者，則內國之資本主義亦可解脫，以國內資本主義既薄弱，則土地與土地富源，自然歸勞動階級享用。

(八) 東方之革命已開始，西方之革命如俄國者已實現，故東西革命有合而為一之勢，則東方之文化技術，雖後於西方，未嘗不能免除資本主義之苦，由前期資本主義，而直達於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之特質，在成為國際的，可合全世界而一之。

東方解放會之社會政治之立腳點，在以地上地下之富力，奪諸私人所有或資產階級政府之手，而一切歸諸全國國民，至於歸諸全國國民之方法，視其國情定之。

(九) 東方解放會之經濟政策，以天然的國際分工為原則，且力求後進國農工業之發展，故東方解放會不採反動的口號，曰亞洲人之亞洲，而認自由交通之原則，其以文明方法開發亞洲富力者咸招之使

來。

(十) 東方富源之開發，不採用專賣特權之方法，等亞洲於半殖民地或勢力範圍。解放會之所認定者，爲自由競爭，使資力雄厚技術優勝者，得發揮其所長，本此方法，發展運輸，開發富源，對於生貨及工人，與以相當之價格，不求有餘之贏利。東方國家之此種經濟政策，惟有與西方之社會主義的國家發生關係，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之急先鋒，惟有蘇俄聯邦，以蘇俄聯邦不爲自私自利之掠奪，但求雙方互利之交易與各國自身之發達。東方解放會承認資本技術勞動三者之自由競爭，反對專賣與掠奪。

### 丙 立時採用之方法

(十一) 爲求東方全部對內對外關係之根本變更，應採用種種革命行爲，由一種革命機關立時宣告執行之。

(十二) 一切倚賴外國資本外國力量之東方國家，宣告國債及戰債作爲取銷。凡爲壓迫東方所費之金錢，不應由東方償還，東方民族對於鞭笞自己之工具，不應再償其代價。

(十三) 一切鐵路及交通工具，如郵政電報之類，卽由外國資本所造成者，應撤銷外人所有，而宣告爲國民財產。

(十四) 亞洲土地上外人所得之一切專賣，特許，及特權，概廢止之。

(十五) 外國兵官與本國兵士所合成之武力主義，應撤銷之，本國兵士解散之；外國兵官以其爲危險性，應自亞洲驅逐之。以上僱兵既廢除，以後爲國防計，應以全國義務民兵代之。

(十六) 重利盤剝爲東方人之痛苦，應以國家或地方團體之無利小借款代之。

(十七) 一切間接稅廢止之，以遞進率之所得稅代之。

(十八) 亞洲土地採用自由貿易，輸出入兩項均免稅，故關稅及邊界上禁令應廢止之。

(十九) 亞洲文化之大敵，在分彙社會爲各種卡斯德及階級，各人應立於平權地位，且各得自由發展。

俄人此文，所以爲東方人代謀者如是，有不可不注意之點焉。其一彼之生計政策，在驅除外國資本主義，然以爲東方國內資本尙形薄弱，可由未發達之工商，（前期資本主義）一躍而入於社會主義，不知俄之共產試驗，既已失敗，何以於東方尙侈言之而不已耶。其二，國家之求自由平等者，當由內部一致，以進於協力禦外。如文中言政權屬於勞動者，則國內先分階級，內訌不暇，何力更顧外侮，此乃民族自決與共產主義之絕大矛盾，而俄人所不及察者也。

其三，俄之私意，顯然可見，所以主張以亞洲各國爲聯邦者，是欲以俄爲主，而其他之國爲附庸，觀其與烏克蘭與其他小民族所訂條約，可以證之。其四，所以主張廢關稅而以亞洲爲自由貿易區者，俄人自恃其爲亞洲先進國，技術工商，足以勝人，則各國之開放，正俄人之大利。其五，第十五條明言廢除外國軍官，而於我國，尙許鮑羅廷輩橫施干涉。可以知文中所言，皆外交策略耳，非誠心奉此爲主義焉。

辯哈林氏在第八次蘇俄共產黨大會中有言，民族自決之宣告，於俄人無所損，正所以聯合各種民族，以加害於帝國主義，既以利害爲標準，其利用小民族之意，顯然言外矣。及一旦此主義不利於俄，雖盡食前言，而無所忌，故一九一八年既許亞美尼之獨立，及一九二一年又爲俄土所瓜分，一九一八年既認佐治亞之獨立，及一九二一年

又爲俄兵所占領。此可以知俄政府與人聯合之誠意何如，而謳歌共產主義者，可以恍然大悟。



## 托勞季基氏口中之吾國革命

國中昔有論陳獨秀先生，謂其爲第三國際効力者，獨秀力辨之。今托勞季基氏『俄國之真情』出版，明言獨秀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秘書，蓋吾國之斯達林也。托氏以斯氏應付吾國革命之方針爲非。乃從而詆之。吾國與蘇俄之關係，斷而未斷，望國人細讀托氏書中論吾國革命之文，則善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譯之如下。

中國革命之失敗，使國際形勢轉利於帝國主義，此乃暫時之事。蓋中國之新革命終不能免，乃全體形勢上無可逃者也。

機會主義的領袖解釋此次之失敗，謂其由於實力之客觀關係。昨日基於此實力之關係，謂中國之社會革命可以速成，今日又轉而爲失

敗之原因矣。

中國革命所以失敗之大原因，曰俄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之領袖者——政策錯誤。因此政策之錯誤，使中國在緊要關頭無一真正鮑雪維幾黨。以此次失敗歸咎於中國共產黨，皆皮相之言也自原而責人之言也。」

中國此次之革命，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革命，共產黨從而助之，所採者為孟雪維幾之戰略，此為無產階級發軔時之通例也。今之中國無產者，尙不逮一九〇五年俄國無產者之地位，實與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歐洲之無產者等。中國革命之特色，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之存在，如斯達林，馬替諾夫，蒲哈林之所希望者也。以我所見，其特徵有三，(A)中國農民受本國與外國之壓迫，其困苦較帝政時代之俄人為尤甚，故其奮起而革命，較一九〇五年之俄國革命為尤強(B)中

國應採「蘇維埃」之標語，此爲一九二〇年列甯之言，在一九二六年之狀態下，尤可以蘇維埃之組織，爲鞏固工農權力之機關。(C) 工農之革命的民主的專政，可以於短期內一轉而爲社會革命。」

除此三者外，爲孟雪維幾之策略，與自由主義之資產階級聯合，則爲工人階級之失敗。此一九二七年之結果所由來也。」

列甯生前在第二屆第四屆第三國際代表大會中，有工人所組成之共產黨之獨立說，有工農聯合反對資產與外國帝國主義者之說，凡此決議，今皆遺忘矣。」

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於中國當日事勢之變遷，絕未加以列甯式之估量，純探馬替諾夫所提議之孟雪維基策略。此項決議文中，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之變，一字不提。於一九二六年春秋兩季鎗斃工農及廣東政府之壓迫舉動，一字不提。於反對工人

之強迫公斷制，一字不提。於壓制工人罷工及黃色工人組合，一字不提。於防制農民運動之舉，一字不提。第七次全會，關於工人武裝，絕無要求之語。於共產黨日報之創辦，亦未說及，至於中國共產黨之獨立地位，且未有明確主張。不特此也，此全會催促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正所以釀成今日之慘敗而已。

第三國際之決議曰：國民革命政府之機關，可作為與農民合作之途徑，又曰資產階級之某某層在某時期內，自可與革命攜手。

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後，中國共產黨之中央委員會，約定對於中山主義不加批評，放棄獨立的工人黨之權利，採取保守的自由的農業的黨綱，且准許中央委員會秘書陳獨秀同志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以公函表示，承認中山主義為工人與資產階級之共同信條。」

同時最負責之俄國同志，忠告中國共產黨員，謂鄉間之內亂，衰

弱國民黨之戰鬥力，其意在防止農民革命之發展。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其時事態之變遷，已甚明顯，斯達林氏在墨司哥黨部之集會場中，以蔣氏爲反對帝國主義之戰士，以蔣氏爲吾輩之眞同盟。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斯氏稱武漢國民黨爲革命的國民黨爲除去右派分子之革命中心。

一九二七年五月第三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不能補救孟雪維幾戰路之失。反對派中有下列提議。

工農不應信任國民黨之左派領袖，應自與兵士聯合，組織自身之蘇維埃。蘇維埃對於工人及農民先鋒，應予以武裝。工產黨應完全獨立，自辦日報，自爲蘇維埃組織之領導。土地應自地主奪去。反革命的官僚應推翻。好細的將軍與反革命者立即處死。

要之今後大方針，爲組織工農蘇維埃，以成立民主的專政。

反對派人認爲武漢國民黨非革命黨，而斯達林與蒲哈林詆吾輩爲故意與之反對，且加以攻擊中國革命之罪名。吾輩主張設立蘇維埃，而斯氏蒲氏反謂適所以助長反革命而已。最初中國之共產黨，稱爲第三國際中之模範，反對派人稍加批評，動以故意謗毀之名，加諸吾人，及既失敗，乃以一切罪名歸之幼稚之中國共產黨矣。

斯達林之孤注，始擲之於口口口，繼爲唐生智，又繼爲馮玉祥，又繼爲忠誠之汪精衛，此輩先後爲工農之僧子手，而竟呼之爲反對帝國主義之戰士爲吾輩之同盟矣。

斯氏計無復至，乃以列甯與資產階級聯合之說爲護身符，不知列甯念念不忘工農自身之組織，而決不爲資產階級所愚弄者也。

吾人讀托氏言，恍然於兩三年之革命，實由第三國際爲之操縱，此操縱之人，意見不一，有欲直進於鮑雪維基式之革命者，有暫與資

產階級攜手同行者，前者托氏之反對派所主張，後者斯氏蒲氏實主持之。夫各國之革命，有絕不依賴他力者，如日本如英國如法國是也，其得外國一時之援助者，如美國之遇法將隸飛也德，然亦美爲主而隸氏爲附庸。奈何陳獨秀輩身爲中央委員會之秘書，而一言一動，須請命於第三國際，無以名之，名之曰共管式之革命而已，哀哉哀哉。



## 俄共產黨之內訌

### 第一 列甯病中之政局

專制之政爲帝王耶？爲階級耶？要皆一人之業耳。此一人存，則內部一而指臂相使，此一人亡，則內部分而變幻百出。異哉以無產階級以共產黨爲後盾之俄國政治，而亦莫能逃此公例。

國之意思，必有所自出，或出於君，或出於民，則爲治之途一，而上下易於相制。君旣非君，或民旣非民，則意思之出也多途，有不勝其紛擾者。列甯之於俄，黨魁而實『柴』耳，柄政六七年，舉世爲之震撼，及奄留病榻，雖發號施令，而已不能自主，大有懦弱主政出多門之象矣。

意斯德門者，美國之著作者也，少與托勞華基同里，赴俄時與托氏往來，熟知其政治之內幕，返美後著書曰『列甯死後』，正爲政權遞嬗之交，此傾彼軋之狀，一一探囊倒篋而出，誠關於俄事得未曾有之書也。吾人讀之而深有感者，則爲專政制度之失敗。蓋近世民主政治之優長，在民意爲前提，議會爲代表，政黨爲迭代之執政者，甲派之塗轍，卽乙派之所遵行。反是者以『首出庶物』之一人爲依歸，而行所謂專政，則不待其人之歿，而黨徒攻訐，而政令歧出，謂爲君主，則列甯非『柴』，謂爲民意，則民宇爲共產黨所不認，除列氏左右之高下在心好惡由己外，實無他制之可以代與矣。

試引意氏所記述，以證吾說。佐治亞問題發生，列甯氏既派斯達林氏傑秦司克氏調查，然不滿於斯氏報告，乃自作一文補論三紙，屬托氏在黨中大會宣讀，斯氏輩以此文侵及其身，止之不令發表。

此事大類吾國古代權奸在位詔旨留中，豈議會政治以自由討論爲常者所曾有哉。斯氏長農民工入部，列甯以其辦理不力，自爲文論之，屬黨報『潑勒伏達』發表，歷數日未登載，列氏捉托氏究其事，托氏請政治會議開會解決，而會中祕書哥皮希夫氏竟提議『潑勒伏達』報，應專印一紙載此文，以示病榻中之列甯，而不令公衆見之，此與新華宮之袁氏印報何異，豈議會政治下責任有屬者所曾有哉。（註，閱員有失，何必由大總統或總理在報中著論攻擊，）列甯將死時，有誇獎托氏之文或函牘，且竟有舉托氏自代之語，斯達林氏徐諾維埃夫氏卡梅納夫氏惡之，深相結合以排托氏，托氏自知不敵，藉詞辭謝，斯氏竄復恐列甯之文，流傳人間，長托氏聲價，乃并列甯之文而禁止之。此同黨中地醜德齊者之傾軋，與所以掩蓋天下耳目者如此，豈民主政治下內閣更迭與總統選舉之日，二三人得肆其操縱之技，至於如是之

烈哉。

俄國專政之制，可分三時期。

一 列甯獨斷時期

二 三人組合時期（托氏徐氏卡氏結合以排托氏）

三 斯氏大權時期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至列甯病前，屬之第一時期，列甯病後（一九二三年）至最近托氏徐氏之排斥，屬之第二時期，今而後殆爲斯氏大權獨攬之第三期乎。然專制有二面，一曰能專制之主人，二曰被專制之國民，自第二時期以來，一般公民權之剝奪如故，敵黨之不能存在如故，自國民地位言之，第二時期以降，不殊列甯柄政時也。而自發號施令者言之，斯氏一主張，托氏一主張，彼此挾黨員報紙爲勢力消長之爭，其能實行主張而籠罩一切者，實無一人。故謂其但有

排擠而無專政可焉。列甯既病而死之五年中，斯氏爲抗托氏計，嘗有徐氏卡氏之三人組合，是爲第一幕，托氏政柄既削，斯氏復以排托氏者推及於徐卡二氏，而同時則托氏與徐氏卡氏相聯合，以抗斯氏，是爲第二幕。此種私人之縱橫捭闔，能謂爲優於民主政治下公開之競爭乎？能謂爲可師可法之規制乎？此爲國家久遠計者所應深長思也。

## 第二 托勞季基之排斥

政權交替，國之大事。君主國之立嗣，民主國之總統選舉法，內閣更迭方式，皆爲解決此問題計也。俄之共產黨，奉黨治爲原則，用人行政，皆決於黨，意其所爲，必有以異乎資本國家而勝之者，乃列甯既行專政與黨權集中之策，一切大事，皆少數人主之，以此決政策之異同，已非易事，以此定元首之進退，尤更乎其難。

何也，黨權既集於少數人，而此少數人又爲利害關係之當事者，則除傾軋排擠外，又有何道之從，故以世界嶄新之蘇維埃共和國，而其第一次之元首交迭，竟不免演此悲劇也。

俄共產黨黨員五十萬，豈無可以繼列甯之後者，然躬與一九一七之革命，且組織紅軍以削平大難者，托勞季基一人而已。列甯倚爲共事之手足，國民奉爲未來之領袖，外人屬目俄事者，亦謂人民委員會主席，殆屬托氏，孰知列甯初病，即提此議，而托氏拒之。意司德門嘗求其故曰，托氏有過人之識，而短於長駕遠馭，列甯在時，會未一度出席人民委員會，其不善處世，可以想見。雖然，托氏所以辭此主席者，又別有故，當托氏聲威喧赫之際，斯氏徐氏卡氏互訂盟約，謀占政治會議之多數，托氏自念卽令就職，亦受制於三氏，與其決裂於異日，何如辭讓於此時，其所以毅然擺脫者在此，吾人所

欲問者，國之元首，可以置才不才之標準而不問乎，可以委諸黨員自爭勝負，而不爲之謀客觀的解決乎，此所以稍留心世事者，於托氏之被擯，成爲之呼冤不止。

俄共產黨之黨章，以紀律爲第一義，但求服從，而批評之論不許焉，但求循規蹈矩，而自發自動之風無聞焉。蒲哈林氏於第十三次共產黨大會中，亦嘗論之曰，其議事也，主席每問曰，誰反對此日程者，人情憚於立異，於是不經討論而日程定矣。其選舉職員也，主席之發問與黨員之緘默，亦復如是。托氏以既辭主席之身，思靖獻於本黨，於一九二三年十月，致函中央委員會，主張鞏固黨基，在以勞動民主主義爲改組之方針。其議既爲多數所通過矣，後二月托氏復向其所代表地方黨部，聲述理由，不意因此舉，而斯氏輩大疑，竟對於全黨下動員令，專以詆毀托氏爲事。托氏意見書曰，老輩與青

年不接洽，斯氏曲解曰，是鼓勵青年反對也。托氏曰黨員意旨不能自由發展，黨中將有分派之組織，斯氏曲解曰，是主張黨中分派也。托氏曰黨中機關陷於官僚化，斯氏解之曰，是欲推翻黨之組織也。托氏曰不發展自動之精神，雖第二國際之以革命自居者，亦陷於機會主義，斯氏解之曰，是暗指吾等也。斯氏而外，同時作此語者，有徐諾維埃夫氏蒲哈林氏等，以大規模之宣傳，使托氏無地自容。嗚呼號爲同志，而彼此之不相諒如此，其故安在哉。領袖既亡，主持乏入，同列之中，橫一政權爭奪之念，乃於旁人一舉一動，無不以惡意目之。此可以見黨權雖號集中，而遇有不並立之兩雄如托氏斯氏者，則枝節橫生，精力空耗，吾見其爲人的競爭耳，安有所謂黨治。

一九二四年托氏辭陸軍委員長之席，其平日用人，一概擯去，托氏倚爲左右手之書記格勒子門，至於自經以死。茲以有關托氏之事

蹟甚繁，而俄政界消息，多祕不外洩，但就近年俄政府待遇托氏之大  
事，表而出之，可以知既削其權，又奪其黨中之地位，至令赫赫一世  
之蘇俄的拿破崙，已儼同階下囚人矣。

一九二三年十月，托氏致函中央委員會，主張以勞動民政主義  
改造黨部。

一九二四年一月辭陸軍委員長之席，並往高加索養病。

十二月自集其演說爲一書，名曰『一九一七年』，徐氏以其有  
觸犯己身處，禁止發行。

一九二五年一月辭革命軍事蘇維埃主席之職。

一九二六年托氏徐氏署名悔過書，不再爲反對執行部之行爲。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央監察委員會執行部決議對於下次中央  
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大會提議，將中央委員會中徐氏托氏除名。

此一場政爭，固斯氏勝而托氏敗矣，然專政制度之利害何如乎？元首之選任，出於列宿一人之推舉，既非矣，以無真正民意之表示，（俄憲中之規定皆不足恃）聽黨中二三有力者之主持，致成私人之決斷，其不得爲領袖更迭之良法，尤屬顯然。一國中奇才異能之士，常不願隨聲附和，而其稀有之心思，實爲一國之至寶，故國家之政制，必求所以容納之，不限以繩墨。今以托氏之才之功，徒以其主張不爲黨中所喜，必排之而後已，甚至疑爲叛逆，不令有發言之餘地，豈非以專政之故，犧牲一國之人才而不惜乎。且共產黨之所以重黨紀者，曰將以統一黨意，統一事權，而求行政之敏捷也。然數年來若新生計政策，若對待農人方針，若黨內改組，若工業品價格，若對外貿易之獨占，無一事不引起黨內之爭。其事本爲爭點，則異議之發生與行政之不敏捷，自爲勢所不免，雖有黨紀之拘束，又何用

乎？吾見其大反人情，而終於不能自保而已。

### 第三 斯達林多數派與反對派之對峙

俄共產黨黨章曰，最嚴之黨紀，爲黨員與黨部之第一義務，有不遵行高級組織之議決者，黨部則解散之，個人則譴責之開除之。自列甯以至青年黨員，無不以黨紀爲神聖不可侵犯。且本此旨而生二制，一曰黨權集中，二曰專政，蓋列甯知西歐之民治主義不適於俄國，故集大權於黨之幹部曰中央委員會，更進焉集中於中央委員會之一部，曰政治會議。所以使事權由上而下，號令易於齊一，其自身既已指臂相使如此矣。以在朝黨之身，又何事不可爲者，一般人民之公權限制之，農工兩種之代表數差等之，敵黨之結社言論自由取締之，則專政之局成矣。

共產黨柄政之關鍵在此，其惟一禁忌曰黨中分派。蓋黨之領袖

不止一人，苟許其各爲主張，則黨員視線分，而各有所繫屬，雖責以服從而不可得矣。乃托氏忽有黨員自動之主張，提所謂勞動民政主義，其觸犯黨之大忌可知。托氏之詞曰：

共產黨內苟分派別，則不能履行此歷史的使命，今後亦不應分不主分，然黨之全體，成一自動的集合體，乃可阻止分派，故欲應付分派問題，惟有鞏固勞動民政主義。若僅恃機械的集權主義，則分派主義隨之而來，分派主義者，勞動民政之毀形，而政治上之大危險也。

此段文字，自表面言之，固反對分派，自實際言之，既反對集權主義，則不滿本黨之意，顯然言外，徒以分派之名，爲黨之厲禁，故左支右吾，而不知所以措詞耳。徐諾維埃夫爲之解釋曰：

反抗分派主義，托氏無一明確語，依現時情形與討論程度言

之，謂托氏意見書，卽爲主張分派之人之援助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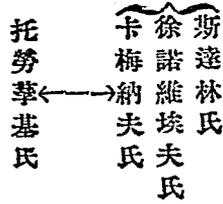
因是分派主義之罪名，遂落於托氏之身，其果爲冤抑否耶？托氏原意，在注重黨員自動之精神，而不認所謂派，然既有發言批評之權，其終也雖欲不分派而不得，故打穿後壁言之，托氏不滿於黨紀之嚴，因而要求自由討論，則分派乃自然之結果。此一事也，發動於托氏一人，而日後影響於政界全部甚大者也。

所以要求自由討論，所以主張分派，必先有可討論可分派者在。換詞言之，此乃形式耳，實質上必先有政策之異同，而後此等要求隨之而來。自列甯提出新生計政策以來，農民得納其一部收穫爲實物稅，而許其自由貿易，視初期共產主義之追捕勒索者大異矣。然依近年趨勢，農民既得自由耕植買賣，乃有富農階級占勢力於鄉村蘇維埃中，於是俄政界關於農民待遇之方法，甲以其勢力之可畏，謂應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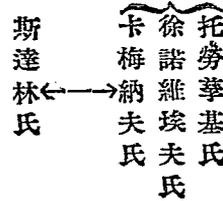
容之，乙反之曰列寧限制農民之選舉權，其不欲農民獲占優勢，顯然可見，所謂政見之異者一。歐戰前俄輸出農人之穀類，同時輸入工業品以還諸農民，蘇俄政府既成，工業品之來者，不給農人之用，若農具若靴類之急需，政府無以應之，不輸入則農有怨言，輸入則生現金之漏卮，於是有主限制農人之消耗者，有主自行製造工業品者，所謂政見之異者又一。其他外國貿易獨占權問題，外資輸入問題，無不依列寧主義而各爲解說，甲以接近資本主義爲列寧之真意，乙以遠離資本主義爲列寧之真意，蓋問題既多，分派自隨之而至矣。

如是，非徒以列寧之逝而黨失中心已焉，國政上因時發生之問題，自有足以造成分派者。於是由托氏所引起之分派，因而推及於一般政界，茲以二圖表示五年來俄政界之形勢。

甲圖



乙圖



如圖所示，吾人所最奇者，徐氏卡氏昔爲托氏之敵，何以一轉而爲友，豈政客之反覆無常歟，抑別有故歟。斯氏昔所造成之拿破崙禍之謠言，今已過去，而黨紀之束縛，使人失言論行動之自由，爲人所同苦，於是徐氏等奮起而與斯氏抗。故德人俞哥曰，凡對斯氏派立於反對派之地位者，所懷意見雖不同，而爭分派之自由則一。聞徐氏於一九二五年中央委員會席上，有明白擁護托氏之語曰，吾人

昔答反對托氏，實則誤在吾人，而非托氏也。又聲明將其所著反托氏之書，名『托勞華基主義乎鮑雪維幾主義乎』，自行收回，不再發售，則徐氏對於托氏之言歸於好，可以想見。

政見異同之說，既如上述，其中心問題，則列甯主義之爭也。甲謂列甯既行新生計政策，應循資本主義之路以進行，乙反之曰，真正之列甯主義，在實行共產。甲謂應對農民讓步，（租稅與工業品價格高下）乙曰工業之發展，惟有索償於取諸農民之物價。甲謂應振興工業，惟有增發鈔票，乙曰工業固應振興，而濫發鈔票，則有物價提高之虞。甲謂輸入外資，乙曰外資之來，適所以造成資本主義。此所謂甲乙者，即斯氏派與非斯氏派，而何者為斯氏派何者為托氏三人之主張，則甚難明指，蓋斯氏輩似知國家資本主義下事業之失敗，惟欲盡廢列甯之成規，而返於工農自由競爭之資本主義，則人

且以大逆不道之名加之。反之，托氏等三人似偏向於正宗之列甯主義，而欲嚴格壓倒新興之農民，亦有所不敢，以列甯之生計政策，本爲對待農人而來也。此列甯政策中之工農二元主義，（農之自由買賣近於資本主義，工之國營，實爲共產主義），殆出於俄國國情之不獲已，而斯氏派與非斯氏派之所以分，卽由於此。

聞德人俞哥之評斯氏曰，斯氏派之生計政策，一機會主義者之所爲也。今日因生計危機之壓迫或農民之反對，則有某方面之讓步，明日因反對派之異論，而心有所懼，則復爲某種行爲，以證其政策之爲真正共產主義，竟忘兩日間所爲之正相反對也。斯氏所以持此態度者，欲淆亂分派之界線，而爲鞏固政府地位計耳。

斯氏於政策上務求融和，而於黨紀上則不肯放鬆。故六月念七日之俄電，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執行部，議定下次大會，討論中央委員

會中徐氏托氏除名問題，蓋猶年來政界中一主維持黨章，一主分派自由之舊爭耳。斯氏恃其黨之後援，已成多數派，至托氏輩三人之少數派，必求剷除之而後已，以少數派之不容存在，即共產黨之所以爲共產黨，而其黨紀所寄也。

雖然，共產黨黨紀，所以維持至今者，列雷之力耳。以彼識見之卓越，處事之得宜，雖有派別，亦無自而成。今領袖乏人，而問題複雜過於曩昔，欲恃黨章之空文，以強制人情，其可得乎。美人杜蘭脫(Durand)爲紐約時報駐俄訪員，記俄之黨爭而評之曰：

今後之結局，不論如何，絕對的「一黨制度」，除戰爭之際或大人物之專制外，恐難久存。所謂反對派問題，暫不必爲之猜想其將來，要之解決之法，不外准許合理的批評與討論而已。

竊以爲尙有進於此者，俄政府之基礎，在於黨紀，黨紀一旦動

搖，則黨權即無道以集中。  
專政之消滅與共產黨政府之覆亡，其不  
遠矣。



## 俄共產黨處置新反對派之經過

專政之說，俄共產黨所發明也。削除非勞動者之選舉權，剝奪一般人民結社言論之自由，自對待方面言之，可謂莫予毒焉矣。言其行政效果，權力集中，執行敏捷，有非英美法德之多黨政治所可同日而語者。雖然專政所以便一黨也，以一黨員治國之責，有至要之前提，曰黨不分裂，否則日事內訌，何暇及於國家大計。俄共產黨黨章八十三八十四條曰，最嚴之黨紀，爲黨員黨團之第一義務。又曰有不履行黨之決議者，對於團體之處分方法，曰譴責曰監督委員會之派遣曰解散；對於黨員之處分方法，曰聲斥曰不得任重要職務曰開除黨籍；此皆所以圖本黨之一致，與專政之久長而已。

諱有之，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言乎人意不易出於一途也。西歐之國家，順人之情，許之以人權之保障；國內政團，常在二三以上，要得以得國會多數之同情者，負內閣組織之任，故黨派之更番治國，爲西歐習見之現象。同隸一黨之中，無礙於政見之變遷，如英張伯倫之去自由黨，哈爾頓之入工黨，皆各人之自由而已。俄之共產黨不然，所以處分黨員者曰聲斥曰開除，是不認人類之人格，不認人類之意志，推至其極言之，不以人類爲人類也。

列甯在世，以彼之聰明才略，雖以控搏共產黨，故專政之破綻，未暴露於外，及其病而未死，斯達林與托勞季基二氏之爭權，已爲世所知，近則政策上見解之各異，有所謂新反對派者發生，蓋一黨獨治之局大動搖矣。

自俄新生計政策實行，其顯著之結果，曰穀物自由貿易，曰主要產業

之國營，曰中小工廠出租於私人，曰外國資本之輸入。商業既已自由，資產階級之以起，鄉村之豪健，兼併土地，有所謂富農發生。於是托勞孛幾氏起而反對曰，此乃社會主義之放棄也，資本主義之恢復也。更有主張應返於戰時共產主義者。托氏言之獨早，世人因名此主張，曰托勞孛幾主義。始也徐諾維埃甫氏卡梅納夫氏皆反對托氏之說，及見資產勢力繼長增高，乃大表同情，列甯之妻枯羅卜司卡耶氏亦與爲同調。彼等且發疑問曰，所謂新生計政策，非卽降服於資本主義之別名耶。於是徐氏卡氏異軍特起，號爲新反對派，枯氏則始合而終爲多數派強之以去，今徐氏卡氏與所謂托勞孛幾主義者交流而爲一。

#### (一)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墨京開十四次全俄大會，所討論者，爲新生計政策實施後俄國生計發展情況，爲國營事業，爲農政狀況。新反對派

徐氏卡氏索哥尼哥 (Sokolny Kow) 氏枯羅卜司卡耶氏皆謂私人資本之發展與夫中央委員會對於農民之讓步，足妨害社會主義之建設。斯氏蒲氏起而答辨，謂農村之中心勢力在中農，以中農爲無產階級之友，實爲社會主義建設上必要之方針。乃以五五九票對六五票而有下列之決議。

俄國生計恢復，已近於戰前之標準，其社會主義之傾向甚明。但有種種危險，若農村私人資本之活動，若富農之跋扈，若城市新資產階級之發生是也。今日階級鬥爭，爲公私兩資本之競爭，亦即大多數農民，爲資產者所得抑爲無產者所得之競爭也。中農爲農村之重要分子，若委而棄之，以圖無產專政與社會主義之建設，是愚策也。吾輩今後之標語，不可不曰中農與無產者之聯合。富農利其優勝地位，與中農爲友。若政府聯絡貧農以抗富

農，採戰時之高壓手段，是驅中農以入敵人之手。故應擴張借地權，工人雇傭權，使中農長爲吾人之友。

新反對派於散會後自行集會，謀對抗多數派之法。於是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開聯席會議，討論處置之法，認此新反對派在黨紀上爲不法的集會，爲秘密文書之發佈無異主張兩大黨之對立也。乃免徐諾維埃夫政治部會員之職，其他與徐氏同調者，或免職或預告以除名處分者六七十人。十月四日托氏徐氏卡氏索氏樸榮泰哥夫氏及愛夫道幾摩夫氏以停止分派行動之意，連名函告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覆以應服從六種條件，不外遵守黨部決議，停止分派行動，且與有破壞共產黨之嫌疑者斷絕往還而已。托氏等六人覆書承認，中央委員會亦表滿意。

### (二)第十五次全俄大會議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六日至十一月三日爲第十五次全俄大會議，以反對派問題提出討論，斯氏代表中央委員會，駁難反對派之主張曰：

(a) 反對派不以十月革命爲無產革命，謂俄一國中社會主義建設之不可能。吾人之所見，正與相反。

(b) 反對派以世界革命步調之遲緩爲慮；否認國際資本主義之安定，欲一舉而奏世界革命之功。故彼等輕視勞動組合，欲以特殊之革命組織之。吾人以爲此種態度，繼委棄西歐之無產羣衆於阿姆斯旦特姆派之手。且使共產黨之勢力與大衆分離。

(c) 反對派以農民爲敵，以之爲蹂躪之目的物，故主張工業品價格之提高，且征農村之重稅。吾人認爲此種政策反於工農同盟之無產專政之原則，陷中農於窮乏，驅之與富農相合。

斯氏提此決議案後，托氏徐氏卡氏更從而駁之曰：

(a) 吾人不否認十月革命之無產性質，又信俄國中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但俄單獨一國內，社會主義不能實現，故以先進國無產者之勝利爲前提。

(b) 世界資本主義之安定，吾人亦認之，但其基礎薄弱，可以無產階級之攻擊震蕩之。

(c) 工農同盟之必要，吾人亦認之。但今日富農所積蓄者，不以課稅方法收之於國家之手，則資本主義之勢力將不可侮，此所以主張對富農之重稅。

兩方駁難甚久，斯氏之提案卒通過。然反對派人明言曰，分派行動雖停止，然各人意見按之黨章，固各有主張之自由。

其後彼等雖不求分派，然暗中印刷文書，發表宣言，或向黨外人演說。一九二七年五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開會，認爲托勞華幾與

維屋維次二氏之主張與多數意見不相容，今日太危險，爲帝國主義之戰爭，而托氏則以黨內之專擅爲大敵一也。中國革命，應依列甯之說與資產階級聯合，而彼主張直接組織蘇維埃，與國民黨左派分離二也。此所云者，不外托氏分派態度之繼續，乃決議若二氏今後繼續其行動者，由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正式除去其執行委員之名。及九月中，托氏行爲依然如故，卒將托氏維氏之中央委員會會員資格及候補人資格剝奪。

是年十二月爲黨代表大會開會之日，先期反對派以八十三人之連署，發表宣言，其爲首之濃羅勃勒親司基氏及餘二二人與負責印刷之責者一人，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決議開除黨籍。

十月十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發佈宣言十條，內二條一爲七時間之勞動，一爲貧困者之免稅。反對派托氏卡徐氏等七人，亦發表

政綱，攻擊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一月七月爲蘇俄建設十周年紀念，反對派領袖分往各地演說，於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令禁止，謂反對派之言，可在黨內討論，不得向黨外羣衆攻擊中央執行委員會，有犯之者，不認爲共產黨黨員。是月十二日中央監察委員會恐托氏等行動危及無產階級，不待黨代表大會之集合，先開除托氏徐氏黨籍

(三)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及遞解至西伯利亞之人物

第十五次共產黨大會，以十二月二日開會。反對派中如卡梅納夫氏及勒哥夫司幾氏已剝奪投票權，僅許參加討論。托姆斯克警告之曰，公等主張與列甯主張不相容，歸依列甯主義耶，抑去共產黨耶，二者不可不擇其一。大會中對托氏以下反對派領袖七十五人及灑潑羅諾夫別派二十三人，咸認爲非革命分子，除去黨籍，至於大會之前所探托氏徐氏除名之手段，尤表同意，其他黨員中無可救藥者，均由中央執行

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廢而清之。

除名之議既定，卡氏徐氏等數人自上書停止反對派之宣傳，且服從大會一切決議，於是大會中限以六月為期改過自新，許以復黨。其堅持所信而不屈者有托氏及下列諸人。

勒哥夫司幾氏 Rakovsky 烏克蘭政府及其政治部主席

勒特克 Hadel, 第三國際之組織員，一九〇二年以來黨員，共產黨及第三國際之中央委員會會員

司米爾諾夫 Smirnov, I. N. 西伯利亞革命政府首領，號為西伯亞之列雷

司米爾諾夫 Smirnov, V. N. 十月革命時墨司哥軍事革命委員會會員  
澠潑羅諾夫 Sapronov, 十月革命之組織者，

澠羅勃勒親司基 Preobrazhensky 一九〇三年黨員嘗為共產黨之書記

雪立物里哥夫 Serebriakov 一九二〇年共產黨書記

斯米爾茄 Smilga, 芬蘭十月革命之領袖，中央委員會會員

少司諾夫司幾 Bonovky 一九〇三年以來黨員激勒伏達報之發起人

勒伐意爾 Rafail 烏克蘭共產黨之書記

至於托氏，密警 (G. P. U.) 已定一月十六日行，工人同志萬人，臥火車道上，以阻托氏之遠戍，乃改行期爲十七日，同志倚托氏宅爲保護計，爲密警捕去。托氏托詞行裝未整，及十八日，警吏曳托氏以出，其夫人欲通電話亦被阻，先乘汽車至距墨司哥四十英里之車站登車，恐工人之攔阻也。托氏處西伯里亞一年，近以病重，准赴國外，今已在土爾其，欲往德法爲寓公，尙未得准許云。

國之至寶，不外人才，各盡其良心之所安，以見於言論與行動，此言論與結社自由之所由來也。今以數十有功革命之人，而全黨大會中稱

之曰非革命分子，其顛倒是非，已可笑矣。矧夫其爲國奔走十餘年之久，皆身居政府要職者，而亦一概擯退，吾不知其安得如許人才爲後繼耶。嗚呼卽此一端，西歐民主政治下之容忍精神，已勝俄之專政萬萬倍矣。

## 俄政治前途之危機

方一年前，吾人研究斯達林與托勞季幾所以分裂之故，搜索於書籍之中，不可得焉，求之英美雜誌中，不可得焉，繼而讀德人俞哥氏之文，欣喜欲狂，蓋如俞氏題目所標之共產黨危機，昭然呈露矣。近一二年斯氏大敵之反對派，盡驅於西伯利亞或國外，政權上誠莫予毒焉矣。然使其生計上之難題，一日不解決，則托氏雖去，而繼托氏以起者，正未有艾，或今後解決之途，不在於托氏之主張，則所以倒斯氏者，非托氏而別有人在矣。

俄之革命曰社會革命，所希望者在推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先之以戰時共產主義之設施，盡收民間工廠銀行而有之，工業停滯，

商業倒閉，鄉村之農不與城市通有無，於是有一九二一年全俄之大饑荒。列甯迫於不得已，乃促新生計政策，一方許穀物與商業之自由，一方實行大工業國有及海外貿易之獨占，故新生計政策者，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兩利俱存而已。自是以來，城市上有新資產階級，鄉村則有富農，二者勢力之大，遠逾於列甯當日預料之外，托氏鑒然以起，曰此乃資本主義之恢復社會主義之死亡。托氏近著『俄國之真情』一書出版，彼與斯氏之爭點，一二筆之於書，已不俟吾人昔日之大費疑猜矣。全書涉及俄國種種問題，而托氏斯氏政見之異，尤以二事爲尤要，一曰工農政策，二曰黨派問題。茲先述托氏之主張，繼之以評論。

#### 甲·農業問題

托氏甯斯達林與蒲哈林輩之農民政策，可歸納於八原則（A）斯氏

輩放棄馬克思主義之根本原則，曰惟極發達之社會所有工業，乃能促進農人，改造私有農業而為集合主義的農業（F）斯氏輩輕視雇工與貧農可以為無產專政之社會的基礎（C）斯氏等以農業之振興屬望於富農，（F）斯氏輩否認農民財產與農民工業之小資產性質（D）斯氏對於現時俄國情況中之資本元素與農民中之階級分化，不加注意（F）斯氏輩認為富農與富農組織不能動搖無產專政之局（E）斯氏獎勵富農之協作社，與現時制度相結合（D）斯氏將列甯之協作社計畫與電氣化計畫分離可二。」

托氏更調查農民種類，貧農之不能自存者，由百分之三十五進而為百分之四十五，占地十七至二十八『愛克』（Acres）之農民，由百分之百，進而為百分之百二十。以農業生產工具言之，其百分之十五，屬於百分之五十之小農，其百分之三十五，屬於百分之三十五之中

農，所餘百分之五十，屬於百分之十五之大農。此外租地之風盛行，貧農之地，爲大農所租，或貧農向大農借生畜與農具，則貧農生活，等於爲人作嫁。」

凡此者，皆托氏認爲斯氏政策之失，而釀成農民貧富階級之分化。托氏提議補救之法，一曰，土地國有之原則。不德破壞，土地利用等事，應委託於地方蘇維埃之嚴格監督，以獎勵貧農，裁抑富貧。二曰以國家經費助長集合農村之發展，使小生產變爲大生產。三曰對於富貧課以累進稅，並根據憲法剝奪其選舉權。四曰傭工之保護與農人工價之規定。五曰，採用機器耕種之法，使農業變爲工業化，而無產農民集合於協作社之下，則社會主義之建設，可推及於鄉村。

#### 乙·工業問題。

托氏以爲工業化之速成，乃俄國惟一出死入生之路。惟俄國工業

之落後，不可不竭全力以促成之，否則生產品之昂貴，幣價之跌落，輸入品之限制，失職之增進，生活程度之降下，農工之陷絕，皆屬必至之勢，而俄且陷於不救。

俄國爲實現工業化之政策，有所謂五年計畫（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托氏之意，依此計畫所投於工業之資本，一九二七年爲一，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三一年爲一，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數似升而實降，以比例於其他投資之數，由百分之三十六，四，降爲百分之二七，八。就各個人工業品消費言之，五年之內，可增爲百分之十二。以布疋言之，一九三一年之消費，達戰前百分之九十七，然視美國一九二三年之數差五倍。以一九三一年煤之消費言之，視一九二六之德國差七倍，視一二三年之美國差十七倍。以生鐵消費言之，視德國差四倍，視美國差十一倍又半。以電力消費言

之，視德國差三倍又半，視美國差七倍。」

五年計畫中有鐵道七千里俄之建築，托氏云，俄國帝政時代自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當造鐵道一萬四千俄里，奈何今不如昔耶。

既言工業化，則投於工業之資本何自而來，（一）托氏云一九三〇年之全國預算額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全國國民所得額中占百分之十六，視戰前預算在國民所得額中占百分之十八者，反減少矣。托氏以爲預算占國民所得之成分多，而後表示社會主義之真精神，故主張此後五年間，關於工業之投資，應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數，（二）租稅制度與資產階級及大農富力之積貯相應，私人企業特殊利益之課稅，現爲五百萬，應增爲一萬五千萬或二萬萬，自富農處徵收穀物一萬五千萬卜，（*тысячи*）以增加俄國穀類之輸出，（三）關於工農之一般消費品，

應低廉其批發價與零售價，價格低廉之抵償，籌之於工廠開支之節減，不得奢國家應有之盈利，(四)國家現時之行政費，節減四万万盧布，決非難事。(五)國外貿易，爾外信用，利權特許等事，苟利爲利用，定可增加俄之財源，(六)用人得當，可以節省國家支出，(七)領導生財事業者有遠大眼光，自可免財政上有百方千万之損失。(八)租稅收入不足應俄國財政上之需要，應以公債方法調劑之，同時可謀幣價之國定，(九)財政上採階級政策，可以防止投機與高利借貸，同時以銀行或信用機關，吸收民間積存之資本。(十)因酒精專賣，工業上之損失(如工人怠惰，毆鬥等事)大於財政上之收入，故應廢止之。

評曰，自托氏言觀之，似一舉手間，俄之工業可以興起，而社會主義之基牢固不拔，果如此，斯氏何爲不樂於舉行，而必反對之耶。托氏之政策，不外二語，曰重工，曰輕農，惟其輕農，故必取富農

而奪其資產，削其選舉權。惟其重工，故希望以二萬萬之鉅額，投之於工業。抑知工所以生者賴農，自一九二一年穀物自由買賣，於是農戶樂於耕種，而俄民免於饑寒，如托氏言，中農之有資力者，既阻其租田，後抬高傭工之價，所以施惠貧農者甚厚，而富農中富自知其終歲勤動之無所得，相於遊手好閒，不為推廣耕植之計，遑論國外輸出，即城市工人之生計亦不可保矣。謂予不信，試讀去年十二月六日之路透電云：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哥夫（Лытов）演說云，城與鄉不能互供彼此生活之需要品，雙方不免有斷絕交易之一日。現時俄國人口每年增加三百人，而收穫額，視戰前尚差百分之十。農民之售穀，僅敷完稅為止，不願以其餘額借給城市，以城市不能以工業品供鄉村之需要。索氏云，此為目前大危險，足以使工業化之計畫歸於爆裂。

近月以來，墨司哥市，已行麵包票制，購麵包者挨次而立，常以

千百人計，候數時之久，求一飯之飽。托氏所以制農民者至酷，而農民之所以窘政府者亦至巧。雖有國立農場，儀器耕種之說，而依蘇俄財政，工業上之投資，尙形不足，更何能以鉅款自辦農場，然則農業之不自由，卽爲城市之不能自活，二者相因而至，此殆托氏抑農之說，所以爲斯氏所反對之大理由乎。」

工業化所以爲俄之急務者，有絕大理由焉。俄工人，不過數百萬人，農民以一萬三千九百萬計。故工業而不發達，如以漁舟泛一萬萬人之大洋中，未有不沈沒者，發達工業，所以增加工人，在此汪洋之大海中，求一小島，以爲傍岸立足地耳。然發達工業，賴乎資本，求之外國歟，俄政府百方勸誘，而外人之來此者，口惠而實不至，誠以工人待遇，立於俄政府干涉之下，不特利無可圖，且事業亦不可常保，故不如其已焉。求之政府歟，則政府之財源，不外乎人民之租

稅，取人民之贏餘而稅之，如托氏所云，一萬萬之特殊利益稅，則商人恍然於銖銖必較之無益於己，誰復肯積貯，以待國家之探囊袪篋而去者，英美等國非無累進所得之稅利，然私有財產制下，國家當爲人民稍留餘地，故雖重稅而不能禁絕人民之趨利，若如托氏之竭澤而漁，則人民之資本不多加，而國家安從而征之耶。以云增發鈔票爲擴充工業之計，則工業之利不可必，鈔票日多，足致幣價之跌落，或此已整理之幣制因而動搖矣。此殆托氏重工之說不爲斯氏所贊成之大理由乎。

斯氏之共產政府，欲返於資本主義，自爲黨人所不容，欲進於社會主義，如托氏所云云，又爲財政上生計上所不許，故紆迴中道，受托氏輩機會主義者之吐罵而不屑焉。而然俄現時生計組織自有其根本受病之處，爲列甯之繼所不及料者。俄本農國，強行重工輕農之制，

致成農不能耕工不得食之局一也，欲興工業，而外國資本無從輸入內國資本無由積存二也。新生計政策既行，國營事業於私人資本二者並存，而資產階級發生之速，出於列甯預計之外，於是政府日不給於應付三也。重視國有營業之故，私人企業日以衰微四也。私人企業之衰微，如（墨京麵包零賣商，不能供給全城之需要）因以造成國有營業之危機五也。因此五故，不特托氏之言，為緩不濟急之理想，即斯氏計窮力竭於公私資本之平衡，亦苦無術以善其後，俄國之前途，非托氏斯氏孰勝孰負之爭也，乃共產政府能否存在之問題也。」

托氏論俄之共產黨，分三大傾向。第一曰右派，又分二組，第一組以中農為根據，其代表人曰李哥夫（Bykov）斯米爾諾夫（A. P. Smirnov），卡理甯 Kalinin 皮德羅夫司幾（G. Petrovsky）米爾拔（Chubar）卡敏司幾（Kaminsky。）第二組以工人組合之領袖為根據，其代表人曰托摩司幾

(Tómskiy) 梅爾尼香司幾 (Melnichanskiy) 獨架獨夫 (Dog-dov) 第二曰中派，凡公式機關之職員，如工人組合，工業機關，協作社及國家機關之行政官吏，咸隸此派。其代表人曰斯達林馬洛托夫 (Molotov) 烏格蘭諾夫 (Ulanov) 卡幹諾維次 (Kaganovich) 米哥央 (Mikoyan) 季洛夫。(Kirva) 至蒲哈林，此時時彼，若依違不定者。現時之政治部，皆中派焉。第三曰友派，亦曰列寧主義前章所論遞解至西伯利亞之人屬之，為中派所痛恨者也。竊以為號為革命家者在舊政府未倒之日，易於一致。及新政府成立，有其可謂政策問題，則彼此之爭執又起。斯達林當權，托氏與之不兩立，安知托氏柄政，斯氏所以待之者，不與之相類乎。吾所不解者，托氏既自成一派，猶聲聲以保特黨之一致為言，查惑於馬克思無產者聯合之言，而不敢直截痛快以明標其言論結社自由之主張也。

托氏歷陳共產黨內部之變化。據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調查，黨員之數如下，

工業及運輸業工人	四三〇，〇〇〇人
農業工人	一五，七〇〇人
農民（一半以上已爲官吏）	三〇三，〇〇〇人
官吏（一半仍爲工人）	四六二，〇〇〇人

如是真正工人，在黨中不過占三分之一而已。其以工人而居黨中指導之地位者，不過十分之一。此外黨部之要職，共產黨報紙，皆操於昔爲異黨而新入共產黨者之手。昔日共產黨風氣，守黨內民主主義之原則黨員得暢所欲言，今則以爲黨治之原則，在乎以上治下，故官僚主義盛行。同爲黨員。其在上位者之權利，數倍於在下位者。反對派欲有所聲辯，動以「要求兩黨對立，」「攻擊本黨」之說壓倒

之。且自組織方面言之，以政治部隸屬於秘書處，更以秘書處隸於秘書長，則全黨成爲斯達林一人之工具矣。托氏提出今後改良之法：（第一）恢復黨內民主之原則，凡屬黨員在集會時，均有直陳意見之機會（第二）黨員及職員之多數，應爲真正工人，（第三）凡破壞黨員自由發言之權利者，應處罰之。（第四）黨內教育，應用馬克思，恩格爾，列甯之著作，其偽造之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撤銷之，（第五）開除之反對派，應恢復其黨籍。（第六）中央監察會會員，應以民衆所愛戴，而超然於黨部之人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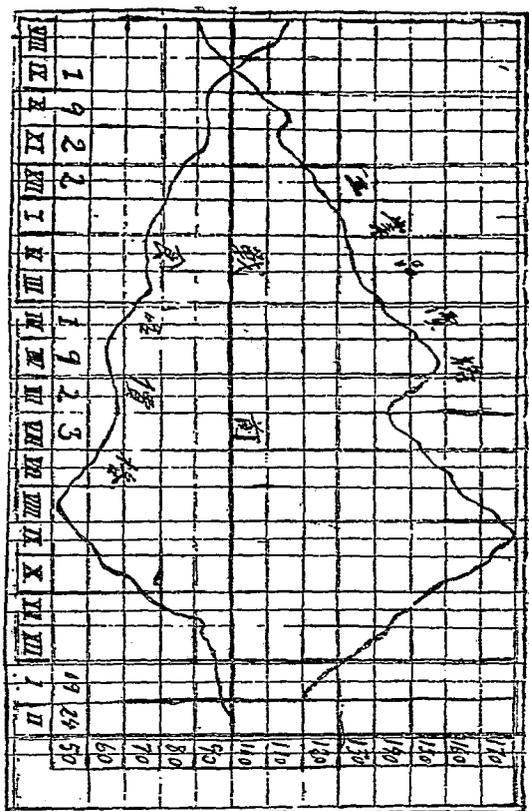
托氏之言，皆起於新反對派攻擊斯達林之立場，吾人可與辨是非得矣。吾可知者，社會運動發端之始，將以曰求多數民衆之解放也，曰求爲多數人求貧富之均衡也，如此云云，當不失爲公論爲正氣。乃今俄共產黨之所爭，同爲無產矣，而工人權利應獨厚，農人則否；同

處專政之下矣，曰黨員應享自由，而一般國民則否，此非畸形之論而何，此非碎義逃難而何。故俄事之前途，非托氏斯氏是非問題，亦非工農地位高下問題，亦非黨內自由黨外不自由問題，乃民主非民主之根本解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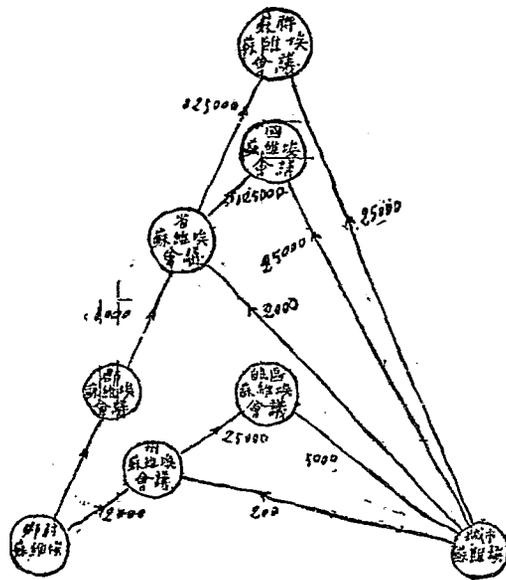
附

錄

# 附錄一 剪刀問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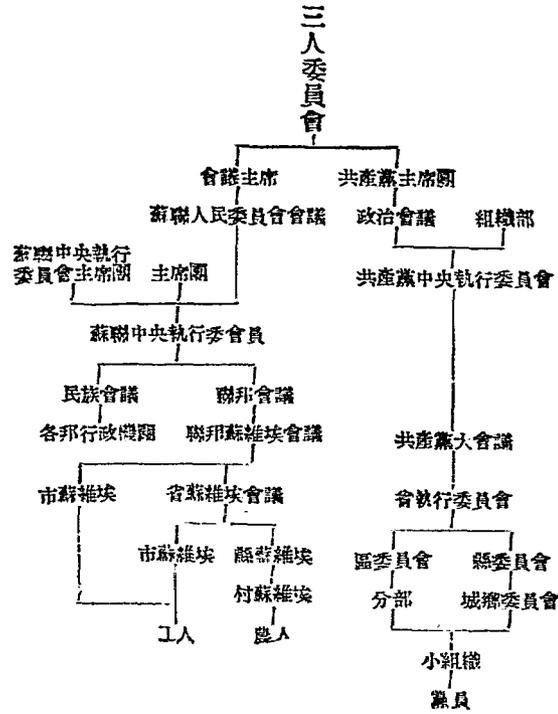


附錄二 蘇俄蘇維埃會議人數圖



附錄三

蘇聯政治機關及共產黨黨部與二者之關係圖





## 附錄五

### 俄國生計狀態及共產黨之危機

(Wirtschaftslage and Parteirise in Russland.) 著者 A. Jugow

此文見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德國雜誌名『社會』，(Die Gesellschaft) 文中徵引，均根據俄國報章，由生計狀況，推及於斯達林與托氏徐氏之爭，以我所讀俄事書數十種，未有如此文之洞見癥結者也，故譯之，以爲附錄。

世界室主人識

#### 第一

俄國共產黨內之意見岐出，起因於近年俄國生計上之困難。有

困難而不得解決之道，斯政爭因之而烈。其中心問題，即生計政策應向何方進行是也。黨爭之起，常在秋日，即在收成之日，亦即新生計年度開始之日。自一九二五年因貨物饑荒與俄鈔票跌價，政爭火餘因之而升，至夏日幾成燎原之勢，不可撲滅。此可以知共產黨內意見之愈分愈歧，愈爭愈烈。欲知意見分歧之生計的根源，不可不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之生計年度之狀態，試爲之大量分析。

俄國生計上之病根，在農產品與工產品生產率之不平衡，此共產黨之多數派與反對派共同承認者也。攷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五年之生計年度中，農產品之產率，達戰前原額百分之七十一，工業品之產率，達百分之七十。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之生計年度中，據正式報告，農產品與工業品之產率，較戰前在同等水平線上，即爲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二者間不平衡之現象，不自今日始，戰前亦復如是。

城鄉兩方之產品，何以在戰前能保持其平衡，而今不能？何以昔日所無，而今成爲定期性的危機？應之曰，戰前工農產額固不平等，然其時俄非孤立之國，農產品之餘者可以輸出，工業品之不足者可以輸入。外國商業者，自然調節之法，使各種生產業之不平衡者，得趨於平衡。今日俄國在世界生計團體中，已成孤立之國，惟賴本國產物以自謀生存，因而愈感受此歷史的不平衡之痛苦矣。

更正確言之，此生計恐慌之大原因，在於工業品之供求不相應。俄國共產派之生計學者云，此不相應之原因，在於城鄉兩方頻年貨物缺乏之故，至近年而需要增加。此等見解，乃『戰時共產主義』所遺留之思想。蓋欲望增加或曰需要增加，初無人否認之，其所以成爲問題者，乃人民有購買力而不得工業品也。故共產黨員時發問曰，若俄國產率已達戰前之額，何以貨物饑荒猶如是其烈？

俄國之貨物饑荒，乃極複雜之現象，實包含下列各種情形。第一，戰前之產額，始終尙未達到。以吾人考之，大約在平時產額八十分與九十分之間，過此以上，則俄政府之統計有不盡可信者。俄政府所以比較現時產額與戰前產額之指數，皆憑己意選擇，故蘇維埃各報中，亦屢有懷疑之論。且全部工業品之平均產額，絕不足表示貨物需要之範圍與性質。譬如俄國生計再造事業中，以煤礦及電氣事業爲最發達，已及百分之八十以上，關於金屬工業次之，生鐵熟鐵百分之三十八，金屬品百分之六十，皮業介乎其中，達百分之七十，惟各業發達情形之不同如是，故戰前總額云云，不能表示貨物需要之滿足程度也。

第二原因，尤爲重要。戰前之各大工廠，已由私人之手，移歸國家，絕未加以整理，而已在開始工作，故其所製之貨，品質極劣，

勉強適合於戰前之需要而已。而共產政府成立後，俄國鄉村之社會組織，已大變更。少數人需用之奢侈品減少，羣衆需要之品增加。且家長制度的生活消滅，農民慾望隨之而變。貨物中因有或缺少或有餘之別。

貨物缺少之原因，亦有源於政府組織力之缺乏。譬如某處某季正需某物，因政府之忽略而未及運到。更有因幣價跌落，將貨物屯積，幾經周折，而始達於消費者之手。

近時俄國紙幣發行額激增，更演成貨物恐慌之象。即消費者之需要與商家之需要，受人爲的影響而增進，貨物供求之際更不相應。

農工業產品之不平衡，因波蘭與波羅的海各州脫離俄國，亦其重要原因之一。此諸地所產之品，不徒爲本地之用，常對於俄國而爲輸出超過之國家。據格里納烏莘幾氏 (Grinevskii) 教授之調查，俄國

全部產品中，由以上各地產出者，鐵器小件占百分之七十四，針織品占百分之七十一，羊毛品占百分之三十三，織物占百分之五十三，皮件占百分之六十至六十八，襪百分之三十八，金屬建築品占百分之二十，農具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各種物品，消費於本地者，亦居一部，然大部分則輸入俄國者也。（以上各脫離地之人口，約占當時全俄人口百分之十二）

貨物缺少之根本原因，尤在俄國對外商業之復興，較其他事業爲緩慢，如工業農業貨物買賣，已近於戰前之水平線，而對外貿易，尙未及戰前百分之三十，與十九世紀之八十年時代相彷彿也。（俄國生計報九月一日）國內所需要之貨物，因輸入之缺少已減三分之一。以價額計之，達於十萬萬金盧布。此十萬萬金盧布之簡單數字，何足表示輸入貿易在俄國市場上之重要。依格教授調查一九一二年情

形，俄國內需用之物品，有待於外國之輸入者，化學品百分之四十，食品百分之二十六，金屬品百分之三十五，織物工業品百分之四十七。此諸物者，不平衡之總根源，亦即貨物饑荒之大原因也。

近年以來，一般人民之需要，尤其是農民之需要，有日增之勢，據各方調查，已近於戰前之水平綫，而關於此需要之貨物，反而日減。

共產黨生計學者之研究此問題者，謂貨物需要，爲一種命運問題，若非人力所得控制者。然此貨物饑荒與共產黨政策之錯誤，有至密之關係，顯然易見也。

共產黨曰，爲擴張輸入計，須有現金以付代價，現金既無，又奈之何。此等立論，已表示共產黨之無能矣。不知蘇俄國家銀行蘇俄協作社蘇俄商業團體，雖不具備此項現金。而俄國內之第一消費

者之農民，則固藏有此現金也。阿媽誰之農民，欲買織布機而不可得矣，烏克蘭之農民，欲買種田機而不可得矣，西比利亞之農民，欲買製牛乳機而不可得矣，亞士托拉罕之漁夫，欲買魚網而不可得矣，北方之獵戶，欲買獵具而不可得矣，以去年一年計之，全國農民欲買織物而得補充其需要者，僅爲百分之六十七，欲買金屬品而得補充其需要者：百分之三十三，此類人民不僅有此欲望，且有付價能力。彼等家藏現金，五穀，煙葉，牛乳，玉蜀黍，魚類，固可以爲輸入品之代價。

所以滿足農民之需要者，戰前有國內外之輸出入公司任之，且得莫大之利益，今蘇俄以輸出入貿易之特權，歸之國家，而國家不勝其任。蘇俄現在對外商業制度之不適用，當待證明乎。

現時對外商業，歸國家管理，事事須經官僚之手，重要輸出品，

如五穀，煤油，木料，麻，牛油，雞蛋，本可圖利者，尙不能求其有盈無虧。國家對於農民產物，不能付以與戰前相等之價，其輸出貿易，又受巨大之損失，一切對外貿易之盈利，皆消費於其商事機關，或流通於私人商業委員之手，彼等每年所得於國家之薪金，已極不貲。

因輸出事業失敗，輸入範圍與輸入品價格，大受影響。近年以來，俄國對外貿易表，常爲入超於出，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其差額爲一萬五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爲六千五百萬盧布。蘇俄報紙常云，俄國農民對於對外貿易，有莫大興趣。蓋現時國營對外商業之下，農民之手足，大受束縛，彼等自不能不注意此問題矣。農民之物品，先經國家收買，而國家之商事公司，常故低其價。戰前農民貨物所得代價，約爲世界價格百分之七十，今僅得百分之五

十。農產品之價既低，而農民所買之輸入品，反相形而高。據俄國內外商業部之調查云，織物及皮鞋在規定之輸入品外輸入者，其增價爲百分之三百四十五。（即言價貴三倍又半。）（撥賴伐達報八月七十日）

農民日怨農產品在國內市場上購買力之低廉。而去年中一般蘇俄報紙之特論，反以農產品價額之高爲苦。卽此可以知蘇俄生計方針所以不能自存之故矣。農民所以不能不求農產之高價者，以非如此無以維持農業品之價與工業品之價之相當比例，依現時俄國市場之價，農民卽欲求生產費之取償而不可得。此種事實，蘇俄報紙固明認之。俄國計畫生計委員會之領袖哥羅爾孟氏（Gronan）計算五穀對於工業品之購買力，在北高加索及烏克蘭，僅占戰前價三分之一，在浮爾加區及西伯利亞二分之一，此可以知農民所以訴苦之原因。

現時之物價政策，影響於菓豆類之產生，尤爲重大。自新生計政策之實行，菓豆類之耕地日廣，其總收穫因之而增，如馬鈴薯如油豆如麻已達戰前之額，且更超而上之。然依近年攷察，此方面反有銳退之勢。譬之種麻地之減少者，達百分之二十以上。種棉地之減少者，達百分之六點七。葵花耕地之減少者，達百分之五十。至於蘿蔔耕地在烏克蘭減少尤甚。蘇俄生計學者從而調查之曰，此農業品之減少，皆國家之購入者（專利）故低其價，有以致之也。

菓豆類之降減，卽爲對於蘇俄之警告。蘇俄物價政策影響於全般農產，其及於菓豆類者，不過一部而已。

蘇俄惟一事業，近年日有進步者，卽在農業，若耕地之日拓，若穀類之貯藏，若農機具之購買，若住宅之修理建造，皆爲農業發達時相隨之現象，然以共產政策之錯誤，已現退步之象。

農民之安樂增進，其活動因之而增進。農民對於蘇俄政府，既認其不能供給所需之貨物，又其關於穀類之固定價格，剝奪其所應得之利，乃設爲種種方法，以干涉國政，以保持其至必要之利益。

以今年穀類購入公司之政策觀之，已表示降低農品之價，抬高工品之價，因而農人關於穀類之賣出與工品之買入，限之於至少之額。使農民此種方針，不能破壞專賣商人或國家之政策，則其結果有二，一曰對於國家提示積極的反抗，二曰政治上即不表示其憤怒，則限制耕地并定其至少限度之慾求，以實物交易行之，如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二年之往事是已。

## 第二

本年內生計界之危機，以貨物饑荒爲其總因。因此饑荒而工業品益貴，而鈔票之價益跌，而城鄉之民生益蹙。今年正月以降，貨

物饑荒之情形，益加擴大。據最高生計會議之報告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中，工業品之缺少，不但無減，且農品工品二者之不相應加甚。所以加甚之故，去年一年中除規定之輸入品外，其一般需要之貨物臨時輸入者達二萬〇六百萬盧布。因此之故，俄國國內金準備，爲之減少。本年國家從而規定曰，金準備不但不應減少，且須爲之補充，而工業品之輸入，非限於至少之限度不可。據生計報九月七日之言，商務部之意見，織物概不輸入，農業機器之輸入，亦須限制。因此而有計畫生計委員會報告，貨物缺少，以織物，皮件，農具，金屬，建築材料，各項爲最大云。

俄國現時主持生計政策者之方法曰，貨物饑荒問題，惟有以發達俄國貨解決之。然數年以前，會將原有工廠之停止營業者，略加修理而恢復之，今則此種時代已過去矣。昔年因工廠復業而工業品增

加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達百分之六十，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僅爲百分之四十一又八，可知資本主義下所遺留之財產，已罄盡矣。舊工廠之復業者，達於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可謂已及於最高限。所餘之百分之十或十五，非費極大之資本，不能恢復，恐其所製造者，亦僅爲劣等之品物而已。

以云另建新廠，非有巨額之投資不可。如是非流出金貨，在外國購買機器不可，同時國家非有補助金以購買建築材料不可矣。自建工廠，是否有盈餘以還本付息，亦不可必也。至於其他方法，如利用外國資本，以發達工業，以建築新廠，或發行內債，以吸收自新生計政策以來俄國資產階級所積蓄之資本，爲振興工業之計，此二策亦未見其可行，以法律保障，既不足恃，人民大懼所出資本，一旦爲共產黨所沒收也。

然不利用外資，而求俄國工業之再造，而求二三十年來失修之工業之重新設備，乃絕對不可能之事。以戰前之率計之，每年俄國工業資本之盈餘，約爲十萬五千萬盧布；而欲求俄國工業達於常態之運用，至少須投下五十萬萬盧布。然尙有他種前提，若農業若交通若住宅之設備，亦爲至不可少之事，而其需要資金達十一萬萬盧布。更有不可不注意者，俄國內所製造之工業用具，均不適用。據華柴氏 (Warsaw) 調查，戰前俄各廠之技術設備，皆輸自外國，又格教授調查，一九一二年中工業上機器之需要，由外國輸入者，占百分之五十八，至精製之工具，馬達，定準機，由外國輸入者，達百分之七十。

蘇俄共產黨之最近一次卽第十四次大會，提出工業化爲全國生計政策之中心問題。斯達林氏曰，共產黨之任務，在工業化，然非一切工業之進化，悉爲國家之工業化。其能爲工業化之基礎者，在金

屬工業之發展，在機械工業之發展，在機器自行製造之發展。此在生計學者觀之，欲將斯氏言徹底實行，非改造俄國生計之全部不可，非有巨大資本之投下不可，蓋爲二三十年之長期事業也。然俄共產黨之意，至爲簡單，不過將全生計中之工業，置之於特殊地位而已。

爲實行共產黨之決議，去年蘇維埃政府曾以七萬六千二百萬盧布之鉅款投之於工業，此即俄國本位幣所以跌價之大因也。今年政府關於工業上所需資金，亦已預爲準備。以現在預定之生產計畫而言，已非吸收國家財源至於極步，不易辦到矣。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預算，關於工業上，由國家財政支出者，三萬二千萬盧布；較去年加一倍，由銀行信用支出者一萬六千五百萬盧布。合之其他收入資金，償還資金，建築資金等，則來年度工業上之捐款，關於新建者八萬四千五百萬，關於工廠設備之增加者五千四百萬。據其財

政總長云，此項財政計畫之實行，非將鈔票爲溢額之增發不可。然現在發行額，已達於現金準備之極限。（八月九日生計報）此項計畫苟不成功，生產益復減少，貨物饑荒益復加劇。依近月成績觀之，非得國家財源之援助，非得外國資本之定期輸入，則俄國之國有工業，不能安穩維持現狀。各工業之財政狀況，已極緊張云云，乃七月（一九二六年）市況報告中之言也。（生計報八月二十六日）

家內工業與小工業，欲求其從速發展，必不可得，以非先改造關於小工業下之勞動條件，與確定生貨之輸入不可焉；然來年度家內工業上所需要之金屬，得有着落者，祇百分之四三·五而已。（生計報八月二十六日）

因是共產黨之生計學者，有想及羣衆消費應加制限之政策者。各種蘇維埃報紙，均謂人民之購買力與市場之貨量，應使其出於一

致。然此所言者，終見其爲理論，按之事實，難於實行。

城市之消費額，因名目的工價之下降，已受制限。勞動者與僱傭者應付之租金，增加甚多。人民應納稅額，亦已提高。因而工業品價額日益增進，農產品爲之跌落。俄『財政公報』爲財政部之機關報，其一八四號中有拔許諾夫(Bashanov)著論曰，今後政府，應採一政策，使人民能付現之貨物需要減少，政府已將此議實行，且極正當實行之者也。最高生計會議關於貨物流通額之報告曰，依現時水平綫所以平均農產品之價額之方法，不能保證生產計畫之實行，須更進一步爲之，將農品價格再降低百分之七。

蘇俄政府與工會之工價政策，亦與上所言者同。『生計雜誌』之最近一冊中，卡梯尼氏(Katyni)曰，城市人民之消費額，應以兩法限制之，一爲有產者納稅之加重，二爲工價增加之緩慢。由上所

言，可知落後之國中，而求實現社會主義之夢想，非變為積極限制工人物質上精神上之生活程度之政策不止矣。

現時工價，尙未達戰前之額。據十月一日所公表，全部國有工業工價之平均額，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中，達戰前率百分之八八·三，金類工業達百分之七四·二，礦業達百分之六七·三，然在工價日高生產日盛之際，生活程度雖低而人民不以爲恨。及乎名目工價已固定，實際工價因物價之高而跌落，又輔之以房租增加，自治稅捐之諸原因，則生活程度顯著之降低，令人民易感痛苦。當此時也，因國家化之工會之參與，以求工作之增加，更輔之以戴樂氏制度 (Taylor system) 之施行，而俄工廠中日開工人之不滿意與夫罷工與反抗之聲者，其故可知矣。

### 第三

共產黨之專利政策，行之九年之久，而其效果表現於社會上生計上者，徒令人民陷於憔悴悲慘而已。國營之工商業，日走入斷港絕潢中，而城鄉之私生計，雖受國家之束縛，反日臻於向上之境。表面上若已根株絕盡之城市資產階級，實已復活，不特在全國之工商中已占一定之地位（工業中占百分之四十，商業占百分之四十六）且已有一種階級活動，提出一種階級要求。

其發達尤速者，為鄉村之資產階級，農業中之大企業，已能自樹立。數年前初以為農村之地產權，可使之平均者，乃自新生計政策實行以來，農民中已生分化，以其既可增租地畝，增益生產工具，利用旁人勞動，而農民中富有之家，遂占村中最高之地位。若地主，若穀類之主要生產者，與夫富有農民，已開始政治活動，對於國家之生計政策，已發生深切之興味。

總之俄之勞動階級，以其方以其名，造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之革命者，受蘇維埃統治十年之久，而盡失其權利，既受工價之壓迫，又日處於失業危險之下。因是工人對於共產黨之政策，益不滿意，且日推廣而未有已。

#### 第四

俄之社會與生計情形如是，在此無出路之中而求出路，於是共產黨中一方爲斯達林多數派，他方爲反對派之黨爭，因以發生，且愈演而愈劇。斯氏與反斯氏兩派之內訌，個人權利之爭，自不能免。然其根本關係，則生計上與政治上意見之不同爲之也。革命以來所產生之種種社會力，以其無其他法許軌道之可行，乃在社會上層之惟一黨派內，表現而出。共產黨內部意見之爭，不外社會各階級之爭，而換形易面而已。一方爲資本主義，他方爲社會主義之試驗，一方

爲專政之政府，他方爲新興階級之活動，此兩方之各不相下者，在共產黨內部，各本其主張，而求解決之法。總之革命後俄國之種種社會元素，構成政治生計上之差別，而因以成斯氏與反斯氏之兩派。

以主觀言之，斯氏與其徒黨固以共產主義爲立點者也，以實際言之，斯氏派所代表者，爲共產黨內之新興而尚在發榮之資產勢力，此其勢力起於革命之中，而至今忠於蘇維埃政府者也。就其內容分析之，爲政府官吏爲黨派官吏爲紅色之工廠管理員爲工程師爲工頭，是爲第一類，至於新興之農戶及新資產階級，則第二類也。

斯氏思想，已棄陳舊之戰時共產主義與世界革命中俄人自焚之犧牲觀念，換詞言之，昔以共產的國際爲第一義，今已以俄民族俄國家之利益爲第一義。革命的冒險之信仰已動搖。通商條約之信仰日強固。革命速成之無望，已早知之，特留此虛名，與之委蛇。初

革命時對於地方官廳與以強大權力，今採中央集權之法，以圖國家秩序之鞏固。斯氏今日固未明言專採資本主義，以發展生產力，恐其反對派與之爲敵也。然其生計政策向此方向進行，則無可疑，惟其所走之綫路，迂迴曲折，且出之以小心謹慎耳。

因此共產黨中之某部分，忠於共產主義之空想者，對於現政府，惟有取反對方向之一途而已。彼等所引爲大懼者，曰共產思想之墜落，爲資本主義潮流席卷以去。此反對派所代表者，爲工人階級之利益，然攷其思想內容，既不能自拔於生計界之烏托邦主義，又不肯放棄一黨專政論，雖自命共產之信徒，究亦無衝鋒陷陣之實力。所欲維持者，爲列席主義，此主義之破產，有目共覩，以其既無信仰又無情感以爲其後盾也。

斯達林多數派之生計政策之內容，在使俄之生計不受根本上之動

搖與改向，而以漸進之法，引而至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斯氏輩所以誘導勞動者，有工價抬高之甘言，而其真正之目的，不外生產率之增進，其方法為鐘點增加，為夜間工作，為每件計算之給價，為工作之強制的積約。工廠內領袖雇員之特權重行恢復，工人立於工頭統轄之下，工會不得干與生產之管理。內外國資本之特權，許以擴張。即國外商業之專賣權，亦加以改良，雖維持專賣之外形，實則漸次消滅之而已。

兩方意見之大異，尤在關於農民之方針。斯氏輩之主張，仍昔日朦朧政策之舊，對於農民不與以政治上之特權，然無產者與中農小農之聯盟，視為不可破壞之結合。斯氏一方謂社會主義的工業，惟有在犧牲農民積貯之條件下乃能存在，而在他方又謂農民之幸福為國家之基礎，放對農民在相當程度內，許以讓步。至於工業方針，則

多數派與反對派之主張出於一致，以工業化之實現爲第一要務，但實行之法，以爲應取緩進，不可毀壞農民之生計。要之多數派之生計政策，缺少明決之舉措，又恐與現時之成例顯示決裂，一旦反對派加以批評，則又躊躇審顧而不知所出，皆以其無積極方針之故也。故曰現時蘇維埃政府之政策，機會主義而已。今日以生計危機之壓迫或農民之反抗，則對於資本主義之方向，表示讓步，明日因反對黨之反對，則又採取某種舉動，以表示其主張爲十二分之共產主義，而不知其與昨日所爲，正背道而馳也。斯氏派之主張，自陷於舉旗不定之局，初不知明確主張與決絕改造之需要之急，無有過於今日之甚者。

與斯氏派對立之反對黨，其趨向本不一致，所以合而一之者，在其要求有派別的團結之自由。（原作者自注云，世界上最滑稽之事，

執過於專政之建設者如托勞莘幾氏徐諾維埃夫氏此日求言論集會之自由，又執過於彼自身受專政鐵腕之痛苦耶。關於生計方面，反對派內之意見更不一致。但認定現時生計政策之缺陷，而有另求新途徑之必要，則其共同之立點也。共產黨黨章有檢查之條例，反對派不得以其政綱公開表示，而多數派復竭盡其力，以朦混反對派之主張。反對派中，關於生計問題，約分二說。托勞莘基氏徐諾維埃夫氏斯米爾茄氏 (Smilga) (關於此問題，一年前徐氏與托氏尙立於反對地位，乃於最近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之大會席上宣言曰，當日之是者爲托氏，非者爲吾等，又進而要求將其所著反對托氏之書名『鮑雪維基主義耶托勞莘基主義耶』自書舖中撤回，不再販賣。斯米爾茄氏宣言曰，技術上落伍之國家，欲行社會主義，乃不可能之事。十月八日濱勒伐達報) 之舊日見解，以爲離世獨立之國家，可以建設社

會主義者，完全拋棄矣；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在其與私生計爭鬥之中；欲求勝利，認爲不可得矣；關於鄉間農民之分化，嘗調查其事，引爲大憂矣；對於中等農民之態度，出以小心謹慎，不欲妄有主張矣；至於私人資本主義之潮流中，欲求共產政策之實行，如雪遇湯，渙然消釋矣。

反對派之主張之最明顯者，莫如濮羅勃勒親斯基 (Probrachenski) 濮氏之學說，曰發源的社會主義的資金積貯。其意曰『社會主義的資金積貯之原則，即應吸取社會主義前之生產事業之價值，而歸入國有產業中之原則。……在今日進化之條件下，社會主義的資金積貯，所以謀自存也。』(詳見鮑雪維基雜誌第十五第十六冊) 濮氏之政策，曰抬高工業品之價格，曰城市物產與鄉村物產之交換，不必以現時實價爲標準，曰以重稅稅農民，曰促進工業化之速率，曰多發紙幣以充

資金。其贊成濮氏說之最徹底者，至創爲恢復戰時共產主義，廢除新生計政策之說，且謂對於農民應採貧民化之政策，使其立於均一之地，無貧富之差。

托勞華基氏徐諾維埃夫氏卡梅納夫氏等所組成之反對派，對於濮氏等之政綱中所謂取消新生計政策，其意見相同之程度如何，甚難斷言，以卡氏在人民委員會中之活動與托氏在最高生計會議中之工作證之，二氏之主張，偏重事實，且自其言論觀之，二氏認斯氏多數派對於農民之讓步爲危險之政策，彼等仍爲積極的社會化政策之信徒也。

九月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之共產學院會議中，反對派中之領袖傑泰哥夫氏(Patalkov)曾任最高生計會議之代理主席，提出彼等同志所主張之生計政綱。其扼要之語曰，促進工業化之速度。其所需要之資金，第一取諸農民，卽在於抬高工業品之物價，第二取諸城鄉之

資產階級，即在增加稅率，第三取諸國營商業。而第三點，樸氏更詳爲之說明曰：

今日大部之資產，集中於國營商業。吾國民生計之最大弱點，無過於商業。然則以商業上流動之資金，（約在十萬萬盧布以上）移之於工業，因以自拔於謬誤之境，非事之當然者乎？  
鮑雪維幾雜誌第十八冊中反對派領袖之一人曰，曼斯林氏（Manslin）毅然提議曰，吾人應稍自限制，以商業全部，委之私人資本，因而所餘之資金，可以流用於工業。

凡此反對派之言，初未嘗經深刻之思慮，故意見之混淆，矛盾之叠出，自不待言，且皆散見於政府報所引證之詞句中，初未嘗得窺全豹。然有最顯者之徵象，卽一切農工商歸於國有爲不可能之事，則已因反對派之力，而漸印入全國人心理中矣。

以上所述，爲反對派之一部分，自其數目與勢力言之，爲最強之團結，然其主張實爲對於現狀之反動的烏託邦主義，此外更有兩部分，一曰索哥尼哥氏 (Sokolnikow) 與渥索乎斯基氏 (Ossowski) (鮑雪維幾雜誌一九二六年十四號) 二曰工人反對派，以梅特威陀氏 (Medvedew) 及許蘭白尼哥夫氏 (Schlapnikow) 爲領袖，其政治與生計兩方之意見，均較漢氏輩所主張者近於事實，以其立點近於社會黨之要求也。此二派之言曰，現政府政策之錯誤，無過於待遇工人之策，工資之實價，以工作時間增加之故，已跌落百分之三十，勞動生產率增加之運動，即爲壓迫工人之運動，且工人失業，迄今有增無已，節儉主義之主張，無在非出之於勞動者之犧牲。於是有工業與無產階級之救濟方策，曰限制國有工業之範圍，曰取消外國商業之獨占權，曰發佈條件使丙外國私人資本易於吸收。索哥尼哥氏之計算曰，工業之改良與

幣制本位之改良，可以以農民發達之運動爲基，而雙方不相衝突，至於工人反對派專重工業化之促進，而其所以壓制農民者，殆與漢氏之烏托邦委義如出一轍，索氏又謂俄國之無產者當以歐洲之無產者爲天然同盟，而工人反對派則欲以俄國農民爲貯蓄資金之工具。然此二派勢力皆非甚強，故政爭之大敵，仍在一方爲斯達林氏，他方爲徐氏托氏卡氏之間也。

如是俄之共產黨內部，派別紛紜，各不相下，乃演成劇烈之競爭，其致此之總根源，以生計界危機所產生之諸問題，無法應付故也。

反對派之方針，除索哥尼哥氏之一部外，謂其爲烏託邦的可焉。托氏徐氏一旦柄政，欲圖回復昔日之戰時共產主義之一部，定遭農工兩方之反對與生計界自然之抵抗，而無以立足。反是者，使其對於

農人與以讓步，與無產者互相聯絡，則與斯達林之政策，又何別乎。

前既言之，斯氏政策之特點，在移易俄國之生計，以適合於資產階級的改造，此中存有惟實的元素，而為國內技術專門家與外國投資家所樂聞，然就其本質言之，可謂對於現時社會運動為一種反動，以其與工人階級相反對，且以無產階級為犧牲，而謀俄國生計之建設也。工人階級，分散而力薄，已在不能自振之境，而斯氏以資產勢力為重之生計方針出現矣。

今後俄國之政局，其為拿破侖之帝政乎？其以民主政治為出路乎？要其進化之路，與斯氏派或反對派之生計方針無關繫而已。斯氏派與反斯氏派所希冀者，不外求俄國生計危機之解決而不廢止專政之制，且又不必另求確定之法律秩序。然按之事實，此等生計問題之解決，必歸結於政治問題而已。

據最近蘇維埃之報紙觀之，斯達林氏於十月二十五日共產黨會議之前夕，在組織上既戰勝反對派，更謀所以解除其武器者，以爲莫若採其一部之方針而實行之，曰發行紙幣以促進工業化，曰再加重農民與資產階級之選舉權之限制，（工業品加價與重稅，未議及，）均已採用，是反對派之政綱中之反動的烏托邦的部分則採納之，而其最進步之部分則排斥之，意者此乃專政將解散之朕兆歟？共產黨分裂之種種生計原因社會原因，決不因斯氏之方策而消滅，則內訌之再起，自在意料之中。其爭愈演愈烈，恐不止於黨內之爭。然則專政之基礎，已動搖矣。



## 參考書目

列寧及其工作

維持翻爾著

Lenin und sein werk

Dr. Kurt Wiedenfeld

專政問題

列甯著

Zur frage Der Diktatur

N. Lenin

第三國際反對佛塞和約及資本攻勢之戰鬥 賴特克著

Der kampf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nge-

gen gegen versailles und gegen die offensive

des kapitals

Karl Radek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及國家學說

顧諾著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

theorie

Heinrich Cunow

俄國新生計政策

富克納著

Russlands neue wirtschaftspolitik

Dr. Ernst Fueckner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諦爾著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Karl Diehl

俄國內戰及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俄民之

遷徙

栗姆夏著

Der Russische burgerkrieg und die russische

emigration 1917-1921

Hans von Rimscha

由專制到蘇維埃共和國

郎格罕著

Von absolutismus zum ratereisstaat

Manfred Langhans

無產專政下之生計政策問題

閔裕著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

chen diktatur

Dr. Eugen Varga

改進黨中之蘇俄

夏德虎伏著

Sowjet-Russland im umbau

Fritz Schotthofer

俄國共產黨之歷史

徐諾維埃夫著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

G. Sinowjew

第三國際之東方政策

赫維寧著

Die orientpolitik der dritten internationale

Dr. Elias Hurwicz

數字中之蘇俄

旁觀人

Sowjet-Russland in zahlen

Spectator

國家與革命

列寧

- Staat und revolution N. Lenin  
 五年間之第三國際 徐謙維埃夫著  
 Fünf jahr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G. Snowjew  
 蘇俄統計表 勞觀人  
 Handbuch for sowjetrussland Spectator  
 俄國輸出貿易之未來 克拉辛  
 Die aussichten für die russische ausfuhr L. Krassin  
 一九二六年度蘇俄生計雜誌  
 Die volkswirtschaft der union der sozialistischen  
 Sowjet-Republiken 1926  
 社會民主黨之原則及要求 哥寧基著  
 Grundsätze und Forder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Karl Kautsky

政治生計及勞動運動年鑑兩冊

Jahrbuch für politik-wirtschaft, arbeiter-

bewegung

1922-1924

澈底主義——共產主義之幼稚病

列甯著

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N. Lenin

一半國際之理論及實際

賴特克著

Theorie und praxis der 2 1/2 internationale

Karl Radek

蘇俄新生計政策與世界革命

托勞季漢著

Die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sowjetrusslands und

die weltrevolution

L. Trotzki

無產的社會主義

崇拔脫著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Sonbart

勞動問題

海克納著

Die arbeiterfrage

Heinrich Herkner

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中列爾之二十一條

Lenins 21 punkte Der I kongress der III interna-

tionale in Moskau

德國社會民主黨高立拳政綱

雪雷著

Das goritzer programm

S. H. Scholer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托勞拳基著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L. Trotzki

德國社會民主黨高立拳政綱

勃恩斯泰著

Das goritzer programm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

E. Bernstein

無產專政

哥德曼著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Karl Kautsky

俄國社會制度

恩子羅著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russland

Karl Netzel

德意志維新主義

毛泰諾著

Der bolschewismus

Dr. W. Mauthner

蘇維埃制度

亨德門著

Das rate-system

Franz Gutmann

德國社會民主制政綱草案

勃勞恩著

Programmentwurf der S. P. D.

Adolf Braun

蘇俄之生計的再造

潘脫勞夫著

Der wirtschaftliche Wiederaufbau der Union der  
sozialistischen Sowjet-Republiken  
Petroff

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議事錄  
Protokoll des vierten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5. November bis 5.  
Dezember 1922

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議事錄  
Der I.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2. bis zum 19. März 1919

列寧小傳  
Leon Trotzki  
托勞華基著

共產主義之發展  
蒲哈林著

A. B. C. of Communism

Bucharin and Preobraschensky

遠東之俄羅斯

百思伏思幾著

Russia in the far east

Leo Pasvolsky

俄國之協作社運動

白郎克著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Russia

E. T. Blanc

今日之俄國・英國工會訪俄團報告

Russia today: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british

trade union delegation

鮑雪維基主義汎雪思主義及民主主義

尼蒂著

Bolshev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F. Nitti

新俄羅斯

格斯德著

The new Russia

L. H. Guest

近代政治學說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鮑雪維基的俄羅斯

Bolshevist Russia

歐洲之政府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俄國之幣制與銀行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1914-1924

蘇俄之新政策

The new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

蘇俄之勞動狀況

Labour conditions in soviet Russia

喬特著

Joad

喀爾格倫著

Anton Karlgren

沃格著

F. A. Ogg

容正納俞保著

Kerenellenbaum

列甯等三人著

Lenin Bukharin, and Rutgers

國際聯盟報告

The Mission of Enquiry in Russia

近代民主政治第二冊

蒲徠士著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I

Bryce

組織論

列甯著

On organization

Lenin

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五年之歐洲外交史

馬機著

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914-1925

Mowat

一九二七年蘇俄年鑑

Soviet union year-book 1927

列甯死後

意斯德門著

Since Lenin died

Max Eastman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中央幹部學校圖書館

借書簡則

- 一 請愛護所借圖書
- 二 借閱圖書以兩週為限
- 三 借閱滿期不得續借一次如他人申請
- 四 續借日期以兩週為限
- 五 借閱書籍如被損壞或遺失須按市價賠償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實價五角半

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

版權  
所有

著者 世界室主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09